慎於鶡冠子

附逸文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愼子

文逸附

撰 到 愼
校 祚 熙 錢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子彙墨海金壺及守山閣叢書皆收有此書守山本經錢熙祚校譌補逸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愼子一卷。周愼到撰。到趙人。中興書目作瀏陽人。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愼到趙人。見於史記。瀏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了不相涉。則稱瀏陽者非矣。明人刻本又云。到一名廣。案陸德明莊子釋文。田駢下注曰。愼子云名廣。然則駢一名廣。非到一名廣。尤舛誤也。愼子之學。觀莊周天下篇所稱。近乎釋氏。然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所以申、韓多稱之也。（語見漢書藝文志。）其書漢志作四十二篇。唐志作十卷。崇文總目作三十七篇。書錄解題則稱麻沙刻本凡五篇。已非全書。此本雖亦分五篇。而文多刪削。又非陳振孫之所見。蓋明人掇拾殘剩。重爲編次。如云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二句。前後兩見。知爲雜錄而成。失除重複矣。

愼子

周愼到撰　清金山錢熙祚校

威德

天有明。不憂人之暗也。○原刻脫也字。依治要補。下句同。地有財。不憂人之貧也。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危也。○原刻脫之字。依治要補。厄。依治要改。天雖不憂人之暗。○原刻脫之字。依治要補。闢戶牖必取己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之貧。○原刻脫之字。依治要補。伐木刈草。必取己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原刻危作厄。依治要改。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其必取己安焉。則聖人無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己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原刻受作愛。依治要改。非取之也。○原刻取上有敢字。依治要刪。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己也。則聖人無事矣。○原刻脫矣字。依治要補。毛嬙、西施。○文選神女賦注。四子講德論注。引此文。西並作先。按二字古通。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倩。○御覽三百八十一。引作褐。又類聚十八。倩上多褐子。則見者皆走。易之以元紈。則行者

皆止。由是觀之。則元錫色之助也。姣者辭之則色厭矣。走背跋踰窮谷。野走十里。藥也。走背辭藥則足廢。故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霽。〇御覽九百三十三。又九百四十七。引作散。後漢書隗囂傳注引作除。與蚯蚓同。則失其所乘也。故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使其鄰家。〇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此句作不能使家化。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矣。故無名而斷者。權重也。弩弱而矰高者。乘於風也。〇二句又見書鈔百二十五。御覽三百四十八。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〇自騰蛇遊霧至此。又見韓非子難勢篇。文多異。古人引書。每不屑屑字句。既於大義無關。可置不論。故舉重越高者。不慢於藥。愛赤子者。不慢於保。絕險歷遠者。不慢於御。〇二句又見意林。兩於字並作其。此得助則成。釋助則廢矣。夫三王五伯之德。參於天地。通於鬼神。周於生物者。其得助博也。〇按自毛嬙、西施、至此。凡二百四十五字。原刻並脫。依治要補。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事省則易勝。〇原刻脫此句。事字依治要補。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〇原刻脫此句。職字依治要補。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〇御覽七百五十二。引此文。生下多而字。言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

是以國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道理匱則慕賢智。慕賢智則國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矣。○自道理匱則慕賢智至此句心字止。凡二十一字。原刻並脫。依治要補。古者。立天子而貴之者。○原刻脫之字。依治要補。與御覽七十六引此文合。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爲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長以爲官。非立官以爲長也。○原刻長上有官字。依治要刪。與御覽六百六十六引此文合。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治要以此句爲注文。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爲均也。○御覽四百二十九引此文。非下有已字。古已與以通。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治要願作怨。與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此文合。故蓍龜所以立公識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審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自故蓍龜至此。凡五十一字。原刻並脫。依類聚二十二。御覽四百二十九引此文補。明君動事分功必由慧。○原刻脫必字。依治要補。下二句同。又治要慧作惠。定賞分財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禮。故欲不得干時。愛不得犯法。貴不得踰親。○治要作規。祿不得踰位。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

若是者上無羨賞下無羨財

因循

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爲也化而使之爲我則莫可得而用矣○矣字依治要補是故先王見不受祿者不臣○原脫見字據長短經是非篇補祿不厚者不與入難○難字依治要補人不得其所以自爲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之謂二字原倒依治要乙轉

民雜

民雜處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原刻所能二字不重依治要補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爲資盡包而畜之無能去取焉○原刻去取二字倒依治要乙轉是故不設一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不足也○原刻必執於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一足也依治要改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則易爲下矣○原刻易字在矣上依治要改易爲下則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原刻脫此句莫不二字依治要補多下之謂太上君臣之道臣事事○原刻作有事依治要改治要又有注云言事

其所事。而君無事。○原刻此下有也字。依治要删。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故事無不治。○原刻脫故字。依治要補。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爲善以先下。○原刻務作獨。依治要改。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爲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爲善以先君矣。○原刻脫爲字。依治要補。皆私其所知。以自覆掩。○原刻私作稱。又脫其字。並依治要補正。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賢於衆也。以未最賢。而欲以善盡被下。○原刻欲下脫以字。依治要補。則不贍矣。○原刻則下有下字。依治要删。若使君之智最賢。○原刻脫使字。依治要補。以一君而盡贍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反於不贍之道也。○原刻於下有人字。依治要删。此十字作一句讀。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苟任臣而勿自躬。則臣皆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也。

知忠　此篇原刻全脫。依治要補。

亂世之中。亡國之臣。非獨無忠臣也。治國之中。顯君之臣。非獨能盡忠也。治國之人。忠不偏於其君。亂世

之人。道不偏於其臣。然而治亂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絕世。而君未得寧其上。無遇比干、子胥之忠。而毀瘁主君於闇墨之中。遂染溺滅名而死。由是觀之。忠未足以救亂世。而適足以重非。何以識其然也。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叟。桀有忠臣。而過盈天下。然則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原作義。依意林引此文改。而忠臣不生聖君之下。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是以過修於身。而下不敢以善驕矜。守職之吏。人務其治。而莫敢淫偷其事。官正以敬其業。和順以事其上。○吏原作史。又於和下複衍吏人至正以凡十五字。今依文義刪正。如此則至治已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將治亂在乎賢使任職。而不在於忠也。故智盈天下。澤及其君。忠盈天下。害及其國。故桀之所以亡。堯不能以爲存。然而堯有不勝之善。而桀有連非之名。則得人與失人也。故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也。粹白之裘。○粹原作狐。依意林引此文改。蓋非一狐之皮也。○意林皮作腋。按御覽七百六十六。又九百九。並作皮。與治要合。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按此六句。又見文選盧子諒答魏子悌詩注。四子講德論注。

德立

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原刻脫者字。焉字。依治要補。下三句並同。立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原刻嬖妾作嬖妾。

依治要改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動○原刻此下有兩動二字依治要刪兩則爭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不亂者君在也恃君而不亂矣失君必亂○原刻必作則又脫而字並依治要補正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家不亂者父在也恃父而不亂矣失父必亂○原刻必作則又脫而字並依治要補正又治要三父字並作親臣疑其君無不危之國○原刻脫其字之字又君下有而字並依治要刪補下二句倣此孽疑其宗無不危之家

君人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矣○原刻脫矣字依治要補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輕無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原刻脫而字依治要補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鉤○原刻脫兩者字依治要補非以鉤策爲過於人智也○原刻鉤策二字倒又脫也字並依治要補正長短繩適變篇引作非以鉤策爲過人之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原刻脫矣字依治要補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賞罰而無望於君也○原

刻脫兩其字及也字並依治要補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長短經適變篇引作則怨不生而上下和也

君臣此篇原刻全脫依治要補

爲人君者不多聽據法倚數以觀得失無法之言不聽於耳無法之勞不圖於功○二句又見文選長楊賦注無勞之親不任於官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

愼子逸文

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〇六帖十一。舟下有故字。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〇句亦見六帖十一。秦越遠途也安坐而至者械也。〇御覽七百六十八。

借鈞石使禹察錙銖之重則不識也懸於權衡則氂髮之不可差則不待禹之智中人之知莫不足以識之矣。〇御覽八百三十又意林節引。

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瞽不聾不能爲公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〇意林御覽四百九十六。

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有長幼之禮無勇怯之禮有親疎之禮無愛憎之禮也。〇類聚三十八御覽五百二十三。

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議。〇書鈔四十三引作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

於法。是國之大道也。〇類聚五十四。御覽六百三十八。

河之下龍門。〇寰宇記四十六。河下有水字。其流駛如竹箭。駟馬追弗能及。〇六帖六。作追之不及。寰宇記亦有之字。御覽四十。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僞。〇意林。御覽四百二十九。

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〇書鈔四十四。引作畫跣當黥。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肢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當世用刑。而民不從。〇御覽六百四十五。

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〇御覽七十六。

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覩也。〇文選演連珠注。楊荊州誄注。類聚十七。御覽三百六十六。

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爲天子。而退爲匹夫。○類聚二十一。御覽四百二十四。

折券契。屬符節。賢不肖用之。○御覽四百三十。抄本書鈔百四云。折券契節。賢不肖曰之。物以此得。而不記于信也。按文有脫誤。不可讀。

魯莊公鑄大鐘。曹劌入見曰。今國褊小而鐘大。君何不圖之。○初學記十六。御覽五百七十五。

公輸子巧用材也。不能以檀爲瑟。○御覽五百七十六。

孔子曰。邱少而好學。晚而聞道。以此博矣。○御覽六百七。

孔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賞且罰。罰禁也。賞使也。○御覽六百三十三。

燕鼎之重乎千鈞。乘於吳舟。則可以濟。所託者浮道也。○御覽七百六十八。

君臣之間。猶權衡也。權左輕則右重。右重則左輕。輕重迭相橛。天地之理也。○御覽八百三十。

飲過度者生水。食過度者生貪。○御覽八百四十九。

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類聚五十四。

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爲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後漢書袁紹傳注。又意林及御覽九百七。並節引。按呂氏春秋愼勢篇引愼子云。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雖且屈力而況衆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

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淮南道應訓。

勁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注。

弃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荀子王霸篇注。

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荀子解蔽篇注。

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意林。又御覽五百五十一。引作匠人成棺而無憎於人。利在人死也。

獸伏就穢。○文選西都賦注。

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文選。沈休文遊沈道士館詩注。養生論注。

夫道所以使賢。無奈不肖何也。所以使智。無奈愚何也。若此則謂之道勝矣。○文選。張景陽雜詩注。

道勝則名不彰。○文選。張景陽雜詩注。

趨事之有司賤也。○文選。謝元暉始出尚書省詩注。

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文選。謝平原內史表注。

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文選。吳季重答魏太子牋注。

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文選。東方朔答客難注。

衆之勝寡必也。○文選。夏侯常侍誄注。

詩往志也。書往語也。春秋往事也。○意林。又經義考。引此文。下云。至於易。則吾心陰陽消息之理備焉。未見所出。當考。

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意林。

家富則疎族聚。家貧則兄弟離。非不相愛。利不足相容也。○意林。

藏甲之國。必有兵遁。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不由忿起。○意林。

蒼頡在庖犧之前。○尚書序疏。

爲毳者。患塗之泥也。○書益稷疏。

晝無事者。夜不夢。○雲笈七籤三十二。

田駢名廣。○莊子天下篇釋文。

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關龍逢、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衆也。堯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衆也。○長短經勢運篇注。

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申生孝而不能安晉。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按戰國策有此文。故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

○二句又見意林。據治要在知忠篇。其上文與此大異。當考。此下逸文。並依原刻附入。原刻云載文獻通考。今檢通考。並無其文。存之以質知者。

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君而無易民。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蹻之民以亂也。民之治亂在於上。國之安危在於政。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

○按逸周書有此文。

與天下於人大事也。煦煦者以爲惠。而堯舜無德色。取天下於人大嫌也。潔潔者以爲汚。而湯武無愧容。惟其義也。

日月爲天下眼目。人不知德。山川爲天下衣食。人不能感。○御覽三。以此四句爲任子文感作謝。有勇不以怒。反與怯均也。○二句。又見御覽四百三十七及四百九十九。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二句。又見意林及御覽八百四十九。先王之訓也。故常欲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可知也。欲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其不能煖可知也。故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究其旨。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按墨子有此文。

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治水者茨防決塞。九州四海。○按繹史引此四字。作雖在夷狄。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自治水者以下。又見列子湯問篇注。九州四海作雖在夷貊。與繹史合。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

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欺。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按韓非子有此文。鷹善擊也。然日擊之。則疲而無全翼矣。驥善馳也。然日馳之。則蹶而無全蹄矣。

能辭萬鐘之祿於朝陛。不能不拾一金於無人之地。能謹百節之禮於廟宇。不能不弛一容於獨居之餘。蓋人情每狎於所私故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也。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按鬻子有此文。

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

善爲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則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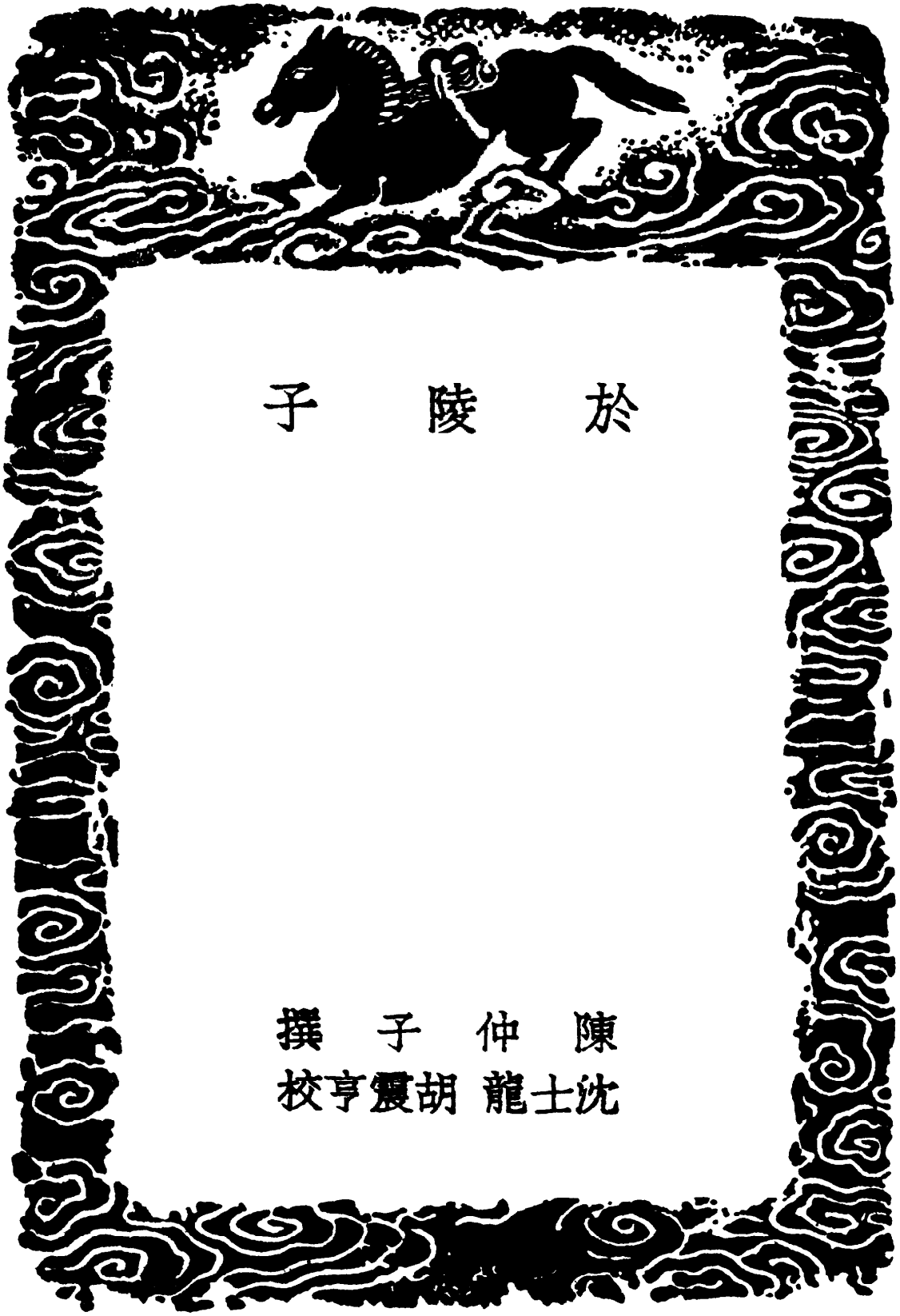
勞而化理成矣。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爲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爲不樂也。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是以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谿。臨蝯眩之岸。不足以淆其知。夫如是。身可以殺。生可以無。仁可以成。

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故爲鳥爲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爲之。則必墮必溺。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至。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

周成王問鬻子曰。寡人聞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在天乎。鬻子對曰。夫君王在上位。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也。則民得盡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德化。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民得二生矣。聖人在上。則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無夭遏之誅。民則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疾。民得四生矣。〇按賈誼新書有此文。

愼子跋

史記稱愼到著十二論。徐廣註云。今愼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按漢志本四十二篇。徐註一字誤也。通志藝文略。愼子舊有十卷四十二篇。今亡九卷三十七篇。是宋本已與今同。羣書治要。有愼子七篇。今所存五篇具在。用以相校。知今本又經後人刪節。非其原書。今以治要爲主。更據唐宋類書所引。隨文補正。其無篇名者。別附於後。雖不能復還舊觀。而古人所引。搜羅略備矣。舊本後有逸文。不知何人所輯。內有數條。云出文獻通考。今檢之不可得。且鄭漁仲所見。已止五篇。安得通考中。尙有逸文。尋其文句。蓋雜取鬻子、墨子、韓非子、戰國策、諸書。以流傳既久。姑過而存之。己亥七月。錫之錢熙祚識。



於陵子

陳仲子撰
沈士龍胡震亨校

本館據祕册彙函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於陵子

於陵子題辭

此前史藝文及崇文總目所無惟石廷尉愿明家藏有之文原偶從道流獲此而中缺十有六字因急録一過藏之篋中以當木難火浣西蜀鄧文原書

余同縣王復元初嘗爲羽流能書尤長于鑒別古法書名畫戊戌秋日忽持行草一卷示余曰此元學士鄧文原手書於陵子也余讀之殊喜爲留一宿飛筌録之燭不知三四跋也時開之

馮先生方謝大司成歸性好異書因別錄一編封寄後先生見余拙園談及是書以爲此疑後人推子終意爲之第造意遣詞非唐宋間人所解而一叙又逼眞更生矣豈千年斷簡別從金函石篋中出邪未幾鄧書爲新安吳孝甫以名畫易去聞至今尚在眞州邸中汝納與孝輈共謀付梓以公同好因識其所從來如此海鹽姚士粦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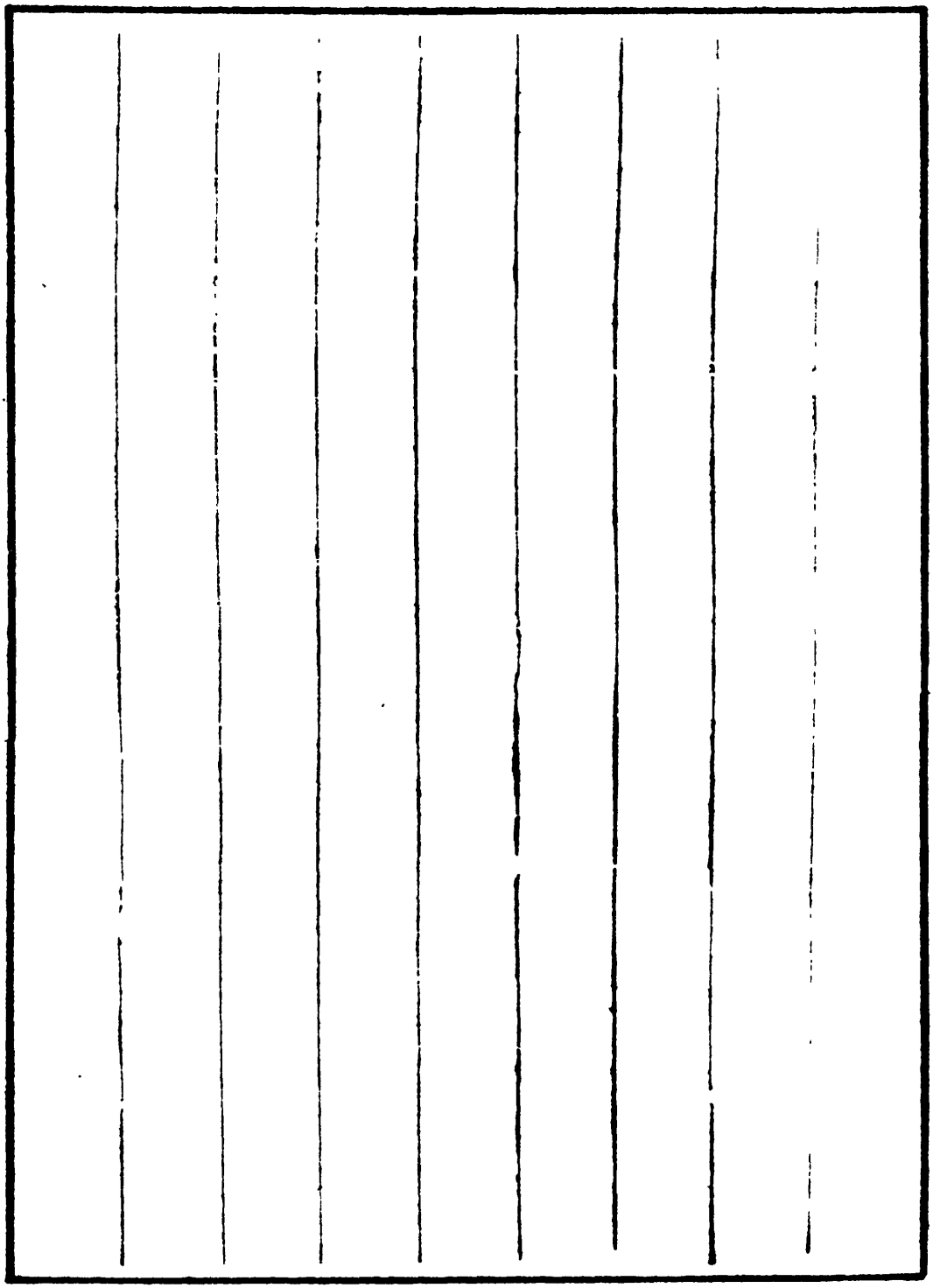
人惟於陵子之目不見于漢隋藝文志謂必不

出仲子余生也後仲子千百年又烏能必其出於仲子第仲子齊人讀其書多齊語聊志一二以竢鑒家識別如人問篇兩京不下方言曰京大也齊楚之郊曰京先人篇咸藐藐內譙其後人也曰譙讓也齊楚之間曰譙又震其麤曰齊之東北海岱之間曰麤大盜篇恕不何言曰凡哭極音絕齊宋之間謂之慥巷之人篇屬而墳然者曰青幽之間言土而且高大曰墳又無踊若擅而利足我餬口者曰齊衛之間謂寄食爲

餬觀此則又烏能必其不出仲子哉至若伊尹不免復辟之禍齊楚有重丘之役楚王聘之作相是皆與竹書紀年國策列女傳相表裏識者當更爲辨之繡水沈士龍識

余讀趙岐孟子注不悉於陵所在即孫奭疏祇謂齊之別邑而已更檢尚書大傳云散宜生之於陵氏今淄之長山而漢志又有於陵欽是因地而受姓也於陵旣以仲子所居見重後世慕之于是梁有庾於陵唐有楊於陵之稱而茲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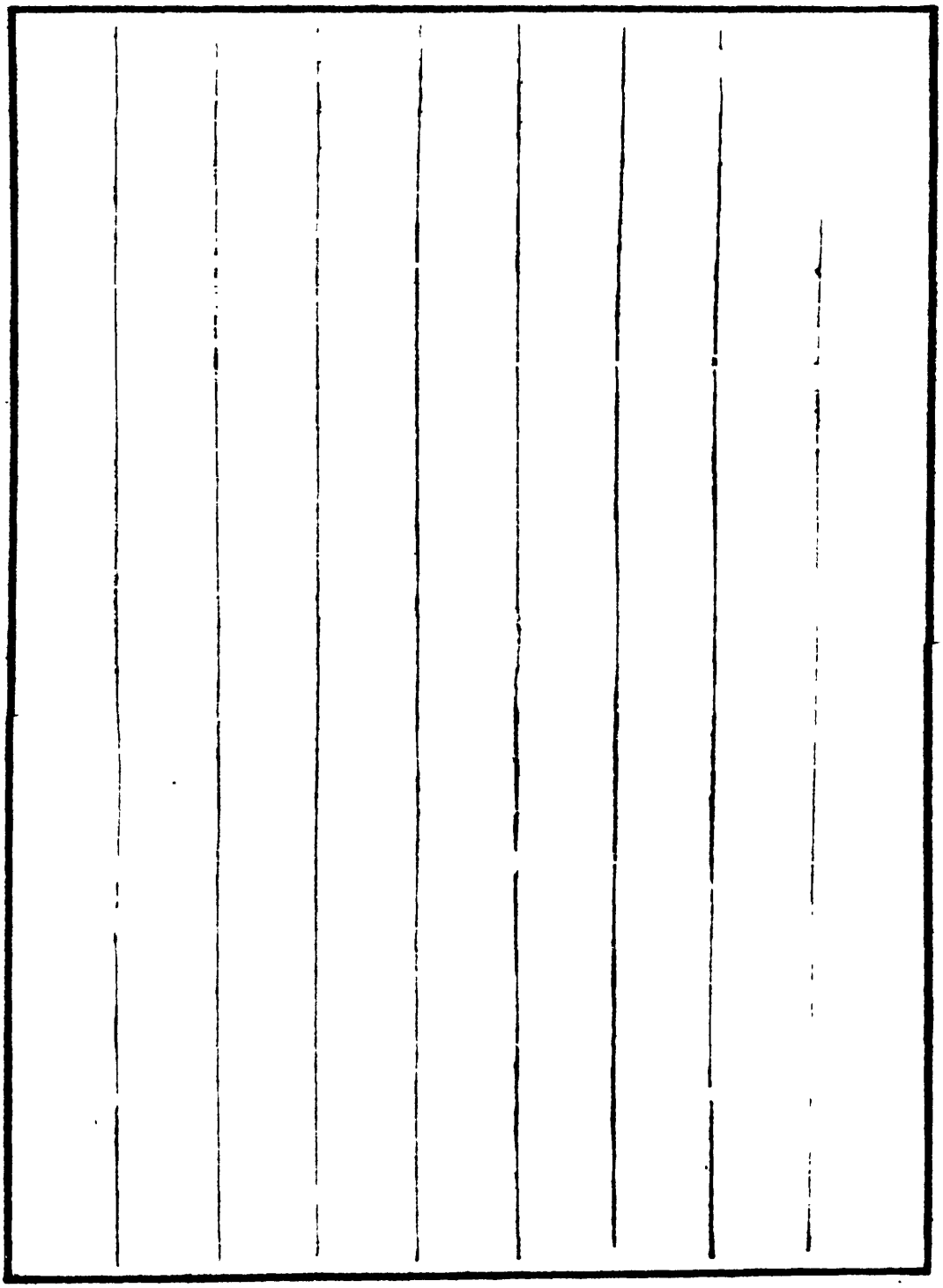
有於陵子書雖其言未必皆出仲子要亦慕仲子者之言之也篇內文詞如麗神碏礫沐生水泉茅芒無任雨雪墉堵莫禦焱暴積雪拒門突微生烟及干乘僕心一篴駭夏之類皆晉宋間麗語豈即楊庾之流藉重而爲之者乎海鹽胡震亨識



讓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臣所校中書於陵子十五篇以校除雜亂三篇著定十二篇殺青書可繕寫臣按於陵子齊之廉士名子終世稱陳仲子是也仲子齊之世家兄戴爲齊王卿士蓋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而弗與共也齊王將使爲大夫不受遂去齊居楚之於陵身織履妻辟纑以爲衣食楚王聞其賢欲相之不許遂與其妻逃去爲人灌園著書十二篇卒於楚臣觀周室衰微諸侯競爲富彊貪攘相率尊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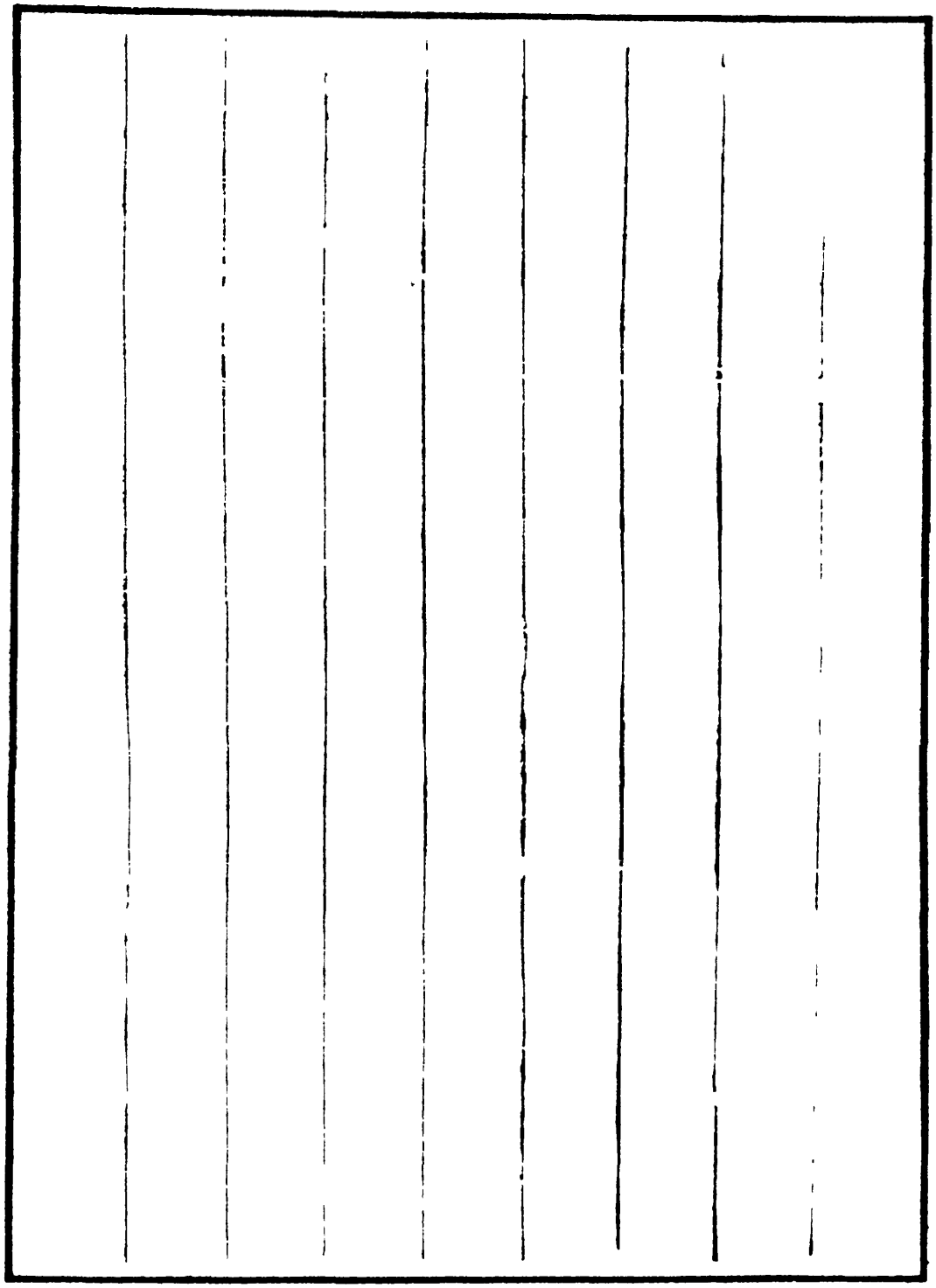
之風以故冉有爲宰季氏富於周公至於戰國士適騰智竊貲自雄沈厥原始而廉風遂渺是以頹觸魯連之徒亂流而出黽勉行事輒已長傑當時況仲子遁上遁民舍車而徒礪志潔身亡有疑貳者哉卽其違遠中庸取譏通人至讀其先人夢葵諸篇可謂亡歉幽昧足有嚴慕者詩云相在爾室上不愧于屋漏仲子有焉晚近王公不閑軌度貪後轉相法則用澆元元傾世遐顧寧有其人爲之綱紀故臣願陛下少加覽

觀風諭臣工庶幾有益道教臣向謹第錄昧死上



於陵子目錄

畏人　貧居
辭祿　遺羞
人問　先人
辯窮　大盜
蔓葵　巷之人
未信　灌園



於陵子

齊陳仲子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畏人

於陵子畏人東田大夫曰仲尼亦有言羽毛弗可與同羣今子畏我冠帶將疇與倫請殿其故於陵子永息撝沫辟牖而言曰嘻乎夫噬螫蠆于賓俎血肉胎于晏笑凌栻而吳越趾趾者曉且夜也彼沈世者昧欲反之顧復戚之可無畏邪今大夫請其故畏莫畏乎大夫矣大夫曰奚

畏於陵子曰予觀大夫心山川乎戰予疇涉也貌桎梏乎械予肢體也視鷹鸇乎不知其欲也言風雲乎不知其變也夫如是奚不畏也大夫曰亡行故醜於德然未嘗毀則公朝縣罪郊境董以形焉則軒虞而下將滅景與非則人將畏子矣於陵子曰柅哉言大夫也夫聖人弗以形形以形而形者至今四海矣以是不形予于景光不貌予于淵監者畏我也然猶未爾謂神君混樸而辱予智謂自然靡飭而放予禮謂情素

澄塞亡使美利刺吾目毀譽亦吾舌由今且弗謂我存懼未足不我畏也乃大夫徒知我之畏人而未知我之畏我久矣

貧居

於陵子貧居而人莫能任焉淳于子問曰民之生也樂貧賤乎樂富貴乎樂貧賤也則尹說不必貴然贛不必富樂富貴也則匹夫非寧位蓬蓽非寧居子獨能久乎於陵子曰最昔之民相與鈞天地之有夷生人之等休休與與亡校滿

損由夫伐氣者已崇沈欲者已聚而貧賤形矣今也衡亏氣便便不知勢位之榮也廉亏欲恬恬不知金玉之利也忘得失之憂保性命之樂亦惡能舍此適彼哉淳于子曰子不觀一介之人遇淳履則踐見社主則拜釣一木也而人之恭侮若此何哉今天下恭富貴而侮貧賤者人人子盍擇所從去矣於陵子曰嘻夫淳履則踐侮淳履也社主則拜恭社主也木亦何榮辱與乎淳于子喑而出

辭祿

齊王將使於陵子爲大夫於陵子辭曰君不聞卅之昌伞乎夫昌伞麗神确礫沐生水泉翩翩自適于幽巖之下嚮使置之以墳壤糞之以穢涪睎之以日光則旦夕稿矣何者非其好也今臣之嘗逢胡而宜臣弊帑不壯大夫晏也臣之足辟跳而宜臣蘇屩不稱大夫履也臣之體倚隅而宜臣絺褐臣之口恬澹而宜臣糟糠不任大夫服與食也凡今之貴爲大夫者皆非臣之

所宜則亦奚貴乎大夫矣且君之缺九字臣之知識不出于一室之内猷爲不越于一身之外上弦國缺七字爲之有不負天缺一字亡功者哉亡功而祿是竊豕也臣寧匹夫而藜藿不忍竊豕而梁肉矣遂去齊之楚居于於陵

遺蓋

於陵子休于青丘之門去而遺其蓋天將雨識者獲而馳反之於陵子於陵子曰我固亡蓋子胡誣我蓋也識者曰何言乎誣先生蓋也適先

生遺之青丘之門天方雨不忍先生亡蓋用馳而反焉何言乎誣先生蓋也於陵子笑曰子隘矣夫帝唐一旦謝九五而天下不有也吾既遺之矣惡得有之以重于天下哉行遂不顧天大雨識者曰雨既降矣吾將與先生胥而庇之於陵子曰齊君與吾同姓不以賤而庇其貴齊卿與吾伯仲不以貧而庇其富今一雨之患不加于貧賤而半蓋之庇卒重于富貴非吾不庇于人之意也請子庇子之蓋我庇我之意而已

人問

齊楚有重丘之役人問于於陵子曰齊子產也楚子居也得失子具焉今二國搆兵子將奚直於陵子曰古者公侯擅誅伐天子得按其臯而輕重之然殷湯殲葛桀未放也西伯戡黎紂未亡也彼所謂聖人者且首于而靡悔焉矧茂天子未有如今者乎昔者泰山與江漢爭王兩京不下泰山矢曰弗讓吾飄塵以實彼溝澮且不爲齊主江漢亦矢曰弗汜吾餘瀝以蕩彼培塿

且不爲楚雄于是有中州之鵠將起而責其是非欲東之泰山會程三千餘歲欲南之江漢亦會程三千餘歲因自量其齒則不過旦暮之間于是悲憤莫勝而枯于蓬蒿之上爲螻蟻所笑也今天子且拱手不能按其輕重而一匹之夫非有萬乘之號誅賞之權輒欲起而議之則何以異于中州之鵠爲螻蟻所笑也

先人

國中大旱於陵子晨汲于東郭外十里而盡其

泉後者繹踵靡得咸藐藐內謙其後人也於陵子摽踊而悲曰嗚呼天爲之我爲之邪我爲之人爲之邪且吾未嘗先天下事而貪而爭也則茲胡先乎人而貪乎飲爭乎汲乎豈貪奸乎我我沈乎爭乎非然者孰使我爭孰使我先孰使我貪喪吾貞廉人爲之邪我爲之也我爲之邪天爲之也于是聚諸汲鈞其有震其靡裂其綆甸匐而還閉門哭泣三日絕飲以懲其先人也

辯窮

於陵子居于於陵芧芒亡任甫雪墉堵莫禦焱
暴信宿兼飡寒暑并服然未曾輟琴歌之聲接
于使楚過而聞之曰秩秩乎故人之聲也遂休
轅而晉于蓬門之下莫信其冠履焉乃勞之曰
子窮矣乎於陵子仰天大笑曰子窮矣接予曰
謬談乎子之我窮也夫人貴爲公卿與君王裹
理千乘舌爲政令指爲石畫小大稟畏繡衣肉
食美妻妾盛輿馬親戚飽其餘賸里閈灼其燻
爐勳名德譽班于鄰國匹夫至此庶幾乎達矣

若子者志降于時言斥于衆身去父母之邦神死稿莽之下凍餒之色徵于四體委命溝壑展足可待此亦篤生人之辱極吾道之凶矣然不自窮而窮我亡亦謬乎於陵子曰夫良金百煉而不失其采美玉百涅而不渝其潔者此固不能以窮窮也曩吾與子寧茲否道辟時末流相與窒其耳目忘其口體藏其心志三十年而窮亡乎我至今也今子一旦自守之眞失而窮驅之勢利之壇聲貌衣食之囿矣既鬼乃眞徒尸

乃躬恭恭于外歉歉于中是亡能乎窮而受窮所窮受窮所窮而子窮矣

大盜

有淵人亡珠于市於陵子過之而疑焉遂聽直于市長於陵子澤色亡與辯也市長校座起曰此於陵先生也天下所共與廉者今子獨穢及焉吾怵女尸巷術矣於陵子于是漂涕交臆怒不荷言市長曰夫貌不舉于知心神不抑于眯已固眞人不爲世撼也今亡行亡敢謂知先生

而廉先生彼淵人不足謂昧先生而盜先生然欣戚個施庸有以邪於陵子慽然曰夫木不戕乎斧斤而戕乎桁杙者爲身害小而名害大也今珠吾沒齒盜孰與廉吾百世盜邪蓋沒齒易盡百世亡忘亡忘誠所悲也市長曰夫行由表立名捷景赴廉奚盜也於陵子曰子不聞赫胥之上大道百行匹夫共而不有庖犧之下元風夏德至人有而不矜迨夫五帝鑿民心心自私于是盜德行于五品相委盜知術于蒙樸未開

公輸巧而衆人愚離朱明而天下瞽矣且其不近盜之日月而久盜之天地久不已也則聲盜之雷霆聲不已也則鬼盜之神明茲其情貌非古今所謂大盜邪今天下不幸而旅去其廉獨使大盜歸我哀微肩矣須臾有拾遺者聞之以其珠詣市長市長曰於陵先生方悲盜廉也請子亡盜義我其敢盜能聽也哉

夢棨

於陵子過句氏之圃而美其疏則夜夢拔棨而

亨諸明日於陵子遺之句氏屢句氏曰小人貨用者不敢先儕偶湟子湟子由今庋來之不亡往也於陵子罄之故句氏曰夫夢神駁也是以善敗顛焉今亍樊亡臯乎防寧忍以屢毒我取也子指亡臯乎攘獨奈以屢毒而亍也於陵子曰俾神而駁也亡必商與相周與齒已爾不者神非意乘乎意非我乘乎子固亡取安免我須臾踱也句氏曰子不朕朕爲踱欲我昭昭爲踱邪遂不取棄之通莊人聞二子之風三年不取

而萎焉

巷之人

於陵子新于野遇巷之人耦負于塗罷思息焉巷之人曰矚而墳然者小人之居也請得假力乎否於陵子曰諾及門弛荷將趾畿焉覩縣踊而止問曰奚縣此皐人之具也巷之人曰使楚國靡廢法乎小人業爲之靡廢步也於陵子曰胡以爾也毋寧屢而業乎巷之人曰夫屢指稠而報淺亡踊若擅而報足我餬口者於陵子曰

殆夫子之業也將亡賊咎繇之意而亡楚國邪夫楚歷先神而附有江漢者非得于全民首踵而爲之奔走哉今考而業也則是上尸虐主下藏殘民虐主殘民湯武所爲基也鬻熊將不食乎且而奪鬻熊之食以餬其口盡楚國之足以實子室蓋所夷豫矣幾何而不怒亓亡皋使子業弗售一人利也嗟乎亓又安能于楚國之憲以副子之欲哉遂舍新而趨曰巷之人將刖我矣

未信

於陵子之妻齊大夫之子也去華靡而降處饑寒白首亡厭而心由未信于於陵子他日於陵子不食且三易旦積雪拒門突微生烟楚王使使持黃金百鎰聘於陵子爲相於陵子辭而謝其使者因入占其妻曰楚王且相我今日匹夫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于前可乎妻曰前夫子不爲齊大夫後夫子不爲楚相此固妾厚信以生平也事毋亦有非然者邪妾謂夫子織屨以

爲食非與物亡治也左琴右書非與事亡接也飲水嘯歌樂亦在其中矣何辱于楚相哉且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懷楚國之憂可乎竊恐亂世多害不保夫子朝夕也於陵子笑曰子誠我妻也業已却之矣遂信其妻相與逃去辟楚之重命

灌園

於陵子既辭楚相爲人灌園有楚大夫過而識

於陵子于衆人曰先生不爲千乘僕心乃爲十畝陳力毋亦辟信而就屈邪於陵子曰子徒知信我之爲信而不知信天之爲信也夫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咸身都師保之隆家侔王室之富名位亢盛矣然不免復辟之禍居東之放則安在其信也以是知貴我者之賤而卑寧不去也知敬我者之辱而禮寧不享也知戚我者之疏而獨寧不羣也知譽我者之損而晦寧不章也明不燭其闇闇而信于蒙冥知不理

其梦梦而信于寂寞道不因其升沈而信于亡
徃食力灌園之餘寓神冲虛之表一裘禦冬一
箪驅夏休息同乎禽鹿内徵吾天息息然爲伊
尹周公降氣也者而子顧屈我不亦惟乎

於陵子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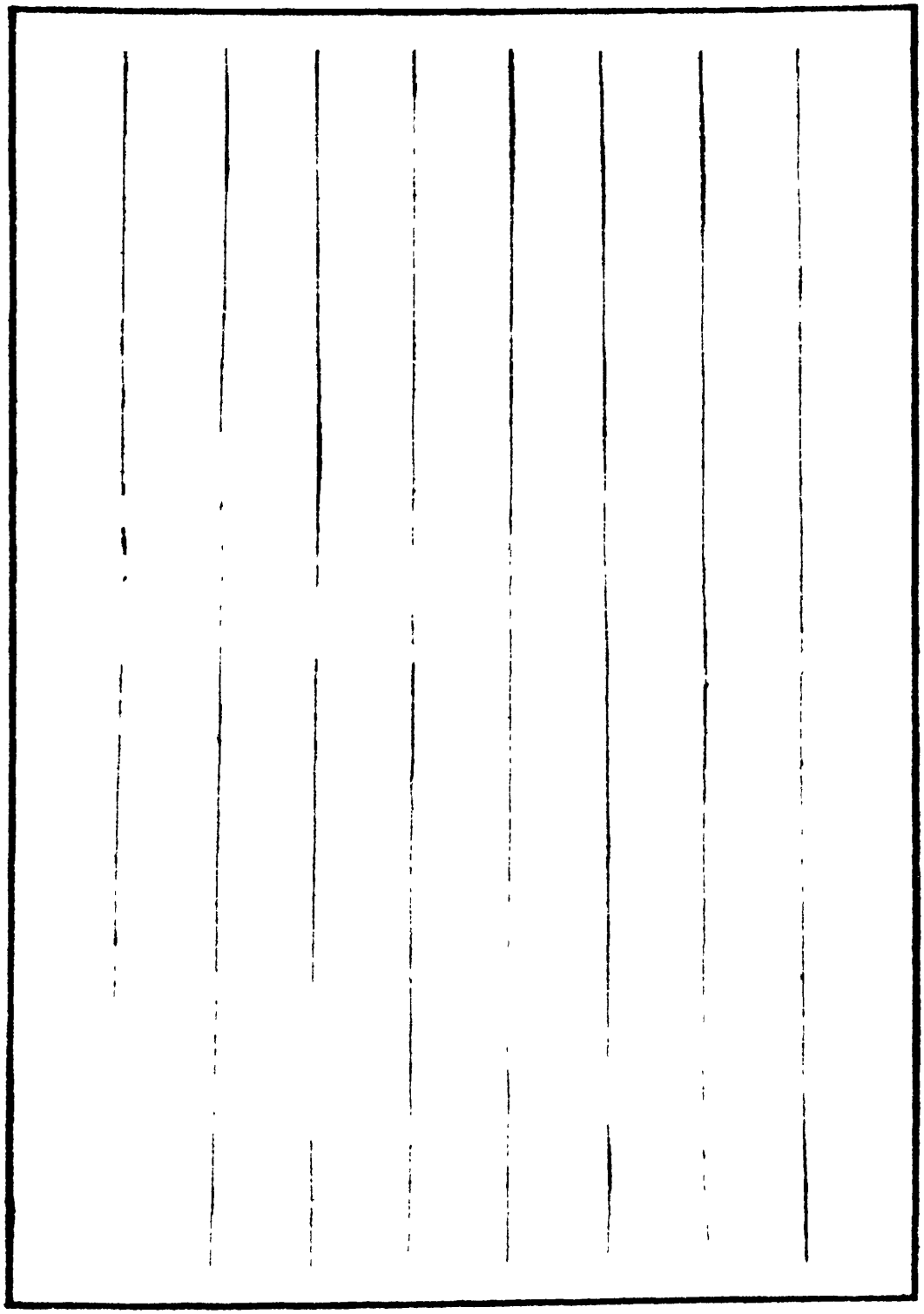
於陵子一卷凡十二篇爲言三千一百四十內闕一十六字海鹽友人孝廉胡孝轅氏以授予悲夫於陵仲子之義也於是刻之夫仲子矯者也矯非中也而何以傳成乎矯也曷成乎矯仲子之避兄也非以辭富乎避楚相也非以辭貴乎以爲戰國之世托之乎行道以假富貴矣故寧詘而身以祈廉毋寧詘而節以祈榮也仲子之所以成乎矯也成乎矯故傳成其爲矯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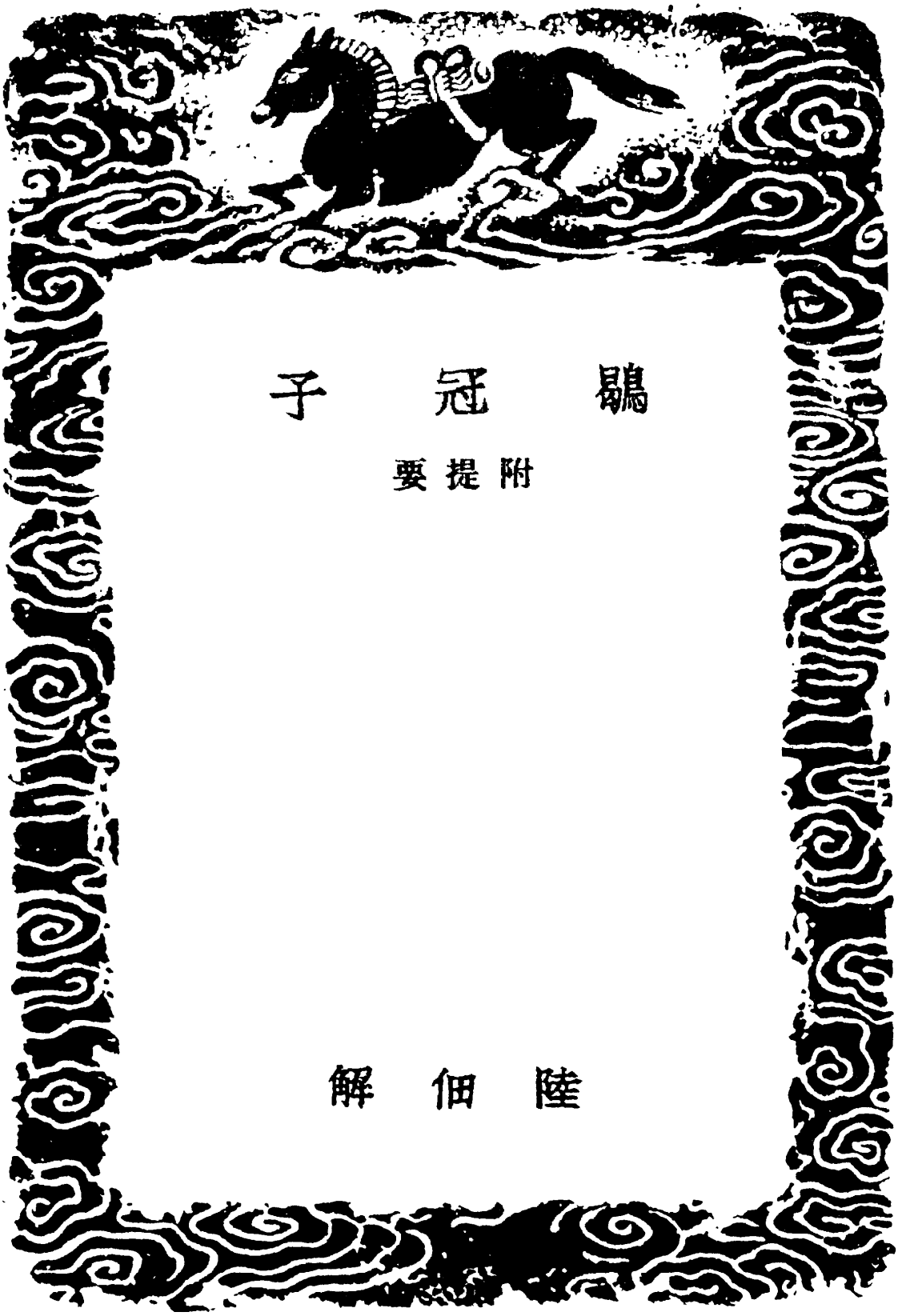
傳而幾不絕也於陵子越今幾二千年矣諸家經籍志中無有僅僅見石廷尉凞明家藏書目中不亦遼乎昉於此而遺言乃出矯成而天定也是蓋欲以苦節而砭斯世之弊跛也夫以廉砭廉不至乎剔不止而吝中砭貪又易借之以濟貪也若夫以不可即之廉而砭不可滿之壑以極矯挽極溺庶乎已而蓬之心也夫於陵子非礪頑砥醜之藥石哉大抵聖賢翼道過不及均病故貪名而死首陽與貪利而死東陵一間

也此子輿氏之所以剔仲子也然君子扶世不取鄉愿而採狂狷故宣尼獨賢安貧安貧之賢巨擘之稱詞不同與而同乎其微矣孰謂矯不可傳哉矯不可行哉

萬曆癸卯孟春穀旦海虞趙開美序

於陵子後序





鶡冠子

附提要

陸佃解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子彙及聚珍版叢書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子彙本不分卷聚珍學津皆三卷本內容與子彙同子彙在先故據以影印並附學津本所載提要於後

四庫全書提要

鶡冠子三卷。案漢書藝文志載鶡冠子一篇。註曰。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劉勰文心雕龍稱鶡冠綿綿。亟發深言。韓愈集有讀鶡冠子一首。稱其博選篇四稍五至之說。學問篇一壺千金之語。且謂其施於國家。功德豈少。柳宗元集有鶡冠子辨一首。乃詆爲言盡鄙淺。謂其世兵篇多同鵬賦。據司馬遷所引賈生二語以決其僞。然古人著書。往往偶用舊文。古人引證。亦往往偶隨所見。如谷神不死四語。今見老子中。而列子乃稱爲黃帝書。克己復禮一語。今在論語中。左傳乃謂仲尼稱志有之。元者善之長也八句。今在文言傳中。左傳乃記爲穆姜語。司馬遷惟稱賈生。蓋亦此類。未可以單文孤證。遽斷其僞。惟漢志作一篇。而陸志以下皆作三卷。或後來有所附益。則未可知耳。其說雖雜刑名。而大旨本原於道德。其文亦博辨宏肆。自六朝至唐。劉勰最號知文。而韓愈最號知道。二子稱之。宗元乃以爲鄙淺。過矣。此本爲陸佃所註。凡十九篇。佃序謂愈但稱十六篇。未睹其全。佃北宋人。其時古本韓文初出。當得其眞。今本韓文乃亦作十九篇。殆後來反據此書以改韓集。猶劉禹錫河東集序稱編爲三十二通。而今本柳集亦反據穆修本改爲四十五通也。佃所作埤雅。盛傳於世。以別著錄。此註則當日已不甚顯。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名。晁公武讀書志則但稱有八卷。一本前三卷全同墨子。後兩卷多引漢以後事。公武削去前後五卷。得十九篇。殆由未見佃註。故不知所註之本。先爲十九篇歟。

鶡冠子序

韓子曰鶡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傳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繆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陸子曰鶡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鶡爲冠號曰鶡冠子其道蹖駁著書初本黃老而末流迪于刑名傳曰申韓厲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礉少恩而原於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

三嗚呼可不慎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脫繆不可考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豈虛言哉余竊閔之故爲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考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

鶡冠子　道家四

陸佃解

博選第一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王鈇法制也賈子曰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夫專任法制不以厚德將之而欲以持久難哉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命者所以令之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已百於已者二曰什已十於已者三曰若已與已等也四曰厮役事我者也五曰徒隸又下者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道無所治有之者以稽於天所以爾也教者地事也治者天事也所謂地者常弗一作不去者也道無所住有之者以稽於地所以爾也運者天道也處者地道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

在君者也莫不聽之謂命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無爲而尊神明者以人爲本者也因人則逸任已則勞人者以賢聖爲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爲本者也舜發於畎畝傅說舉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然則選士之路豈可不博哉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已者至北面事之所謂承之者也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先人而趨後人而息先人而問後人而默雖亦降已異乎承之者也先趨而後息則若已者至人趨已趨與之鴈行者也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厮役者至坐則憑几立則據杖指麾而使尚爲有禮焉凡據杖指麾而使則徒隸之人至矣人一作者也樂嗟若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樂則嗟之若則咄咄之不禮甚矣苟非無恥之人豈所甘心哉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王與

徒處故德萬一作百人者謂之雋雋者知哲聖人之謂也德千人者謂之豪此以獸名也德百一作萬人者謂之英此以草之英制名也毛詩傳曰萬人曰英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今此又以萬人曰俊百人曰英蓋莫可考矣人物志曰獸之特者為雄草之秀者為英韓信是雄張良是英此言近之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無知也故賤無財也故貧所有者特天地之委形而已總括百骸謂之身衆象備見謂之形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一本云舉事不成不死不生不斷不成常騎兩可之地豈足以就其斷哉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缺在此孰能使營

著希第二

道有稽以道為決德有攄以德為驗人主不聞要故耑一作常與運

堯而無以無以下一有自字見也道與德館而無以命也義不當格而無以更也攘鷄紾兄之類是已格正也此以不聞要而已然則人主豈可以不知務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亦無益於事也若是置之雖安非定也言幸安也夫抱火曆之積薪之下而寢卧其上雖未及然終亦必運而已矣端倪有位名號弗去言其違道遠矣所存者名號而已故希人者無悖其情希世者無繆其實方是之時俯而徇俗仰以阿時者至矣文禮之野與禽獸同則羔鴈雖有文格之野心多矣又況無羔鴈之性者柰何同之乎言語之暴與蠻夷同謂蠻夷鴃舌者也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却死義故難却也嗜利而不爲非義然後取時動而不苟作不得已而後起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君子克已復禮心雖欲之而弗敢蓋充此而已

信然後義生一作立○信猶任也君子克己就義蓋充此而已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麤麤智爲造意造意微矣豈麤麤智之所能知哉以中險爲道司馬也以利爲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小人難近如此說者言仁則以爲誣發於義則以爲誇平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利令智昏不可與明如此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絶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蓋傷之也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不說弗敢不譽揚雄美新是已此非可已而不已者也夫雄如此而義不能繩墨者則以有道故也魯人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孔子善之然則無雄之道

浮沉濁世齷齪阿上而欲自比於雄亦已惑矣事業雖弗善不敢不力此汝墳之所勉者也雖非殷其雷之義亦其所遇不得不爾也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夫在我者皆彼之所不能易則雖譽所不舉力所不從亦應世之道也故觀賢人之於亂世也一作其慎勿慎勿一作順勿以爲定情也凡此所爲亂群馬耳姑以遠害而已豈真同也哉

夜行第三

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陰以陽以有刻制日德也陽以昭蘇四時檢也明法而不議度數節也天地之節蓋有度數存焉陰陽氣也五行業也五材也在地成形故曰業五政道也五辰也在天成象故曰道五音調也聲成文變成方謂之音斯謂之調五聲故也五聲因習而異在齊而齊言居晉而晉語斯謂之故五味事也賞

罰約也賞所以約之使赴功罰所以約之使辟咎此皆有驗有所以然者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其所以然者道也道無首尾而欲從迹其所爲譬如捕風逆之無前從之無後此雖頹子恍然不能定也又況賜之流乎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夫巧者不能盡則辯者亦不能言矣強爲之說曰芴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芒者似有芴者似無窅乎窅乎中有精乎致信究情夫道有情有信非若斷空雖無形而非理也要在致而究之復反無貌貌且無之況於形乎鬼見一本作鬼不能見不能爲人業露則不神豈足以建功立事哉故善爲人業者微矣妙矣雖鬼不能窺其密矣故聖人貴夜行

天則第四

聖王者有聽微決疑之道能屏讒權實逆淫辭楊墨之屬絶

流語管蔡之屬去無用屠龍之伎刻楮之巧雖號高妙無所用之杜絶朋黨之門持祿養交背公死黨渝渝然患其上訛訛然思不稱乎上豈可開之嫉妬之人不得著明常置畔晦非君子術數之士莫得當前故邪弗能奸禍不能中彼天地之以無極者以守度量而不可盪此況邪弗能奸禍不能之義日不踰辰日月所會爲辰月宿其辰之次也當名服事當箕之名服箕之事當斗之名服斗之事其他放此星守弗去各止分域弦望晦朔終始相巡一作選○夫日陟降而成晦朔月虧盈而成弦望反復相尋如轉磨引鋸豈有終窮踰年累歲年取禾之一熟或作而歲騎兩稔用肅不縵縵縵漫滅之貌此天之所柄以臨斗一作計者也言斗臨制四方運乎四時終古不忒而天道如上所謂更以臨之中參成位一本作伍一本作五○言參天地而成位乎其中也四氣爲政政法四時前

張後極張南方之星也極北方之星也或言張或言極互相挾焉左角一作魯一作越○角東方之星也鉞西方之星也參伐一曰鈇鉞右鉞作舉此言簡而不遺也九文循理以省衆小畢先無怨讎之患後無毀名敗行之忿故其威上際下交交元校作其澤四被而不離東漸西被朔南暨焉沛然莫之能禦也天之不違以不離一所謂趣物而不兩也天若離一反還爲物天之所以異乎萬物者抱一而已字解曰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不創不作與天地合德常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天不創而萬物化地不作而萬物育節璽相信如月應日日循星而進退月應日以生死信之至也此聖人之所以宜世也知足以滑正略足以恬禍此危國之不可安亡國之不可存也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此跖之所以不可救藥也故天道先貴覆者天道能覆覆者

而已如其自絶地道能載載者而已如雖天不可如何地道先貴載者地道能載載者而已如其自棄雖地不可如何人道先貴事者柳下季曰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令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酒一或作借保先貴食者酒保貨酒者也此申天貴覆者地貴載者人貴事者之況也待物也領或作顧四時各領一方之氣生殺法也循度以斷天之節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循度以間之性命自然之節也劉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守或作止○此聖人法天之節循度以斷之故地各有守民各有部寒者得衣饑者得食寃者得理勞者得息聖人之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哉一作或○譬之製錦而使人學裁者未之有也同而後可以見天天道一而不二故自其同者視之夷貉一家也異而後可以見人人道二而不一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變而後可以

見時常運而不停化而後可以見道庚桑子曰越鷄不能伏鵠卵魯鷄固能矣趎往南見老子然則道之等級見矣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臨難而後可以見勇繁霜勁風然後可以別草木之真性臨事而後可以見術數之士九皇之制春秋緯云人皇兄弟九人分治天下九皇之號豈緣是數主不虛王王德備矣臣不虛貴階級列等之爵無虛授也尊卑名號言尊卑其名號也自君吏民各君吏民次者無國入使治之歷籠歷録歷録文章之貌也歷籠榮華煥如此毛詩傳曰孫歷録也副所以付授非特受封之臣不虛貴梯級雖無國者亦稱所以付授與天人參相結連天人一貫不可解也鉤攻之具不備故也鉤攻督責之術也言惟無督責之術而以道相化故能如是故曰燒之則之雒之馬之死者十二三矣夫馬之性固真矣然其智至於詭竊者伯樂之罪也雖然九皇之制亦寓言耳夫太上無法而治

安有受封之制哉契理之士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可也下之所語語之言上之可干也蔽斯其離人情而失天節者也緩則怠急則困見間作一門則以奇相御人之情也恒物之情緩之則怠急之則困故昔賢驅鷄之喻戒在疾徐也間爛隙也方其鍵閉雖有奇計安得而抵之哉天節見上故於此具論人情也舉以八極信馬而弗信天之則也八極八方之極四中四角是也淮南子曰八方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夫八極有之而以跡所不至更若誕謾故曰信馬而弗信也雖然以懸寓觀之八方上下無盡也亦無無盡無極也亦無極故曰天之則也差繆之間言不可合是堯舜同非桀紂而終不可合平不中律小失聲韻則雖平不中律律者其弊由此也矣夫千里之失謬於毫釐而歷年之患誤在頃刻是故君子慎其小也月望而晨月毀於天珠蛤蠣蚌虛于深渚水岐成渚上下同離也言同氣附離而無間雖貌物潛於深渚與月盛衰更

如在上也淮南子曰日至而麋鹿解月死而蠃蚌膲未令而知其往上不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使而不往禁而不止上下乖謬者其道不相得也上紇下撫者遠衆之慝也陰陽不接者其理無從相及也筭不相當者人不應上也符節亡此曷曾可合也爲而無害成而不敗一人唱而萬人和如體之從心此政之期也蓋毋錦一作杠悉動者其要在一也蓋無錦杠而撩轄俱動者其要在杠故也是故明主好要以一倡萬以錦韜杠故謂之錦杠韜杠杠爾雅曰素錦韜杠未見不得其譎而能除其疾也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實者法令放而無以梟之謂也梟斬刑也此言法令不行小人敢爲負譖而無忌憚也雖然秦以苛察相高其弊徙文具耳而至於土崩更甚乎無法者

無惻怛之實故也由是觀之內無至誠惻怛之實欲以一切從事於法則將以考真也適足以起僞將以稽治也適足以招亂舍此而按之彼者曷曾可得也南適而北轅矣宜言易而如言難言之不作爲之也難故父不能得之於子而君弗能得之於臣踐言之行雖在君臣父子之間如此況卑賤乎已見天之於物也不能似言捐物任勢者天矣無安天之道也未見人之所信於物也捐或作損萬物盡無因任而已故莫能宰而不天一本作得先之在古者道之理也損物任勢故莫能宰而不天焉夫物故曲可改人可使言苟爲物矣無以有已如此以明天之不可轉從也法章物而不自許者天之道也夫法種種差別稽之天道豈得已哉姑以應世而已甚不自是也以爲奉教陳忠之臣未足恃也此其勢必至於有法也故法者曲制曲爲之制

官備主用也官各守之以備主用舉善不以宵宵不以潛晦舉人之善必著見而後置之拾過不以宵宵不以隱匿拾人之過必發露而後發之拾或作捨決此句法之所貴也若讎磨不用賜物雖詘有不效者矣言慶賞者勵世磨鈍之器也然而賞不能勸不勝罰不能必不可若砥礪不用之材而責有於無王帛雖詘有不效者矣為之斗斛而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故政在私家而弗能取政在大夫重人掉權而弗能止賞加無功而弗能奪法廢不奉而弗能立罰行於非其人而弗能絕者不與其民之故也與民共之而上下以道相維豈容至此哉屋漏知之在下船漏知之在上夫使百姓釋已而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八極之舉不能時贊故可壅塞也所謂無障

者四通六關豈疑八極之舉而不能贊明哉湯之問棘是已昔者有道之取政非於耳目也神心恍惚俯仰之間再撫八極之外而里之前耳不能聞墻之外目不能見故聖人之政特道而不恃耳目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膚寸之閒小物足以障之何足恃哉道開而否未之聞也此明道之足恃也夫道開者雲霧不能礙其視雷霆不能亂其聽雖栖在蚊睫而視之若嵩華之阿戰於蝸角而聽之若齊魏之閧夫孰能否之見遺不掇非人情也言無是也此申未之聞也信情脩一作循之況生非其天誅逆夫人僇一本作逆天之人僇不任也不畏天禍人殃死地隨之而將以脩生此如戴粒之蠭欲以冠山何足以堪其任也為成求得者事之所期一作明也有命者無所期焉是道也非事也為之以民道之要也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唯民

知極弗之代（一作伐）也（夫因人而不自任者天也民實知極聖人豈侵越而代之大司徒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此聖王授（一作受）業所以守制也彼教苦故民行薄（末至乎孩作被而始誰）失之本故爭於末（魚亡江湖故爭於濡沫）人有分於處處有分於地（各有分域）地有分於天（郢有天下）天有分於時（秦天旱寒楚天旱熱之類）時有分於數（春秉木數秋秉金數之類）數有分於度（取數多者脩取數寡者促）度有分於一（一者慶數之原隨所分而赴之譬之天體蓋高而其耳更卑者精神普見衆水馬一月物一月）天居高而耳卑者此之謂也（耳更卑者精神之運普徧萬物故也）故聖王天時人之地之雅無牧能因（一作用）無功多（夫文貫三爲王蓋取諸此）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任賢使能非與處也（處故舊也言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義）水火不相入天之制也（水火以譬

恩義蓋古之治天下者方其申至恩也公義不得奪方其申大義也私恩不得干猶之水火焉相濟而不相入也雖然凡此人道而已若夫天道則又不在此域也故下文云明不能照者所謂離朱索之而不得道弗能得也規不能包者力弗能挈也夫天地雖密移而真體常住非若舟壑夜半負之而去夫孰能挈之自知慧出慧出一作惠出使王化爲環玦者是政反爲滑也璞玉不毀孰能環玦玦半環也禮論曰絶人以玦反絶以環田不因地形不能成穀稻宜下地黍宜上地爲化不因民不能成俗嚴疾過也喜怒適也四者已仞非師術也此言四者或過或適雖殊而遠離大道一也豈足以據師之席哉列子曰仞而有之皆惑也形嗇元作蕃本作蓋而亂益者勢不相牧一作牧也形無以牧乎勢勢無以牧形故其弊如此德與身存亡者未可以取法也堯舜殂落其骨蓋已朽久矣而至今詠歎不息者豈係其身之存亡

哉此萬世之法也昔宥世者未有離天或無天字人而能善與國者也與或作爲善與國所與之國夫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而畸於天人則其身之不能治況與國乎先王之盛名未有非士之所立者也引而高之者天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濁世之所以爲俗也一人乎一人乎命之所極也此嘆辭也言命至君而極矣今貽厲階如此可不惜哉蓋痛之彌深其辭益緩詩人之義也

環流第五

有一而有氣一者元氣之始而有意意者冲氣所生而有圖而有名可以言矣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可以象矣有圖而有名可以言矣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八者具矣而渾淪未離所謂混沌者也約決而時生時生或作時立決之爲言混沌開矣於是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氣相加而爲時約也時立而物生

相加而爲期期相加而爲功功相加而爲得失相加而爲吉凶萬物相加而爲勝敗莫不發於氣（氣所以發之）通於道（道所以通之）約於事（知道而已則蕩）正於時（知事而已則差）離雜或作離（離如附離之離）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明之在道者爲神神之在器者爲明）遠而反故謂之明（老子所謂逝曰遠遠曰反）明者在此其光照或作昭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邶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執此法以御民豈有不化哉干旄之忠告至矣）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非我則無法）成法者彼也（非彼則無所用法）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精神之運隨日以新）生成在已謂之聖人（彼我

玄同盛德之至惟聖人窕道之情唯道之法非真混沌孰能如此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或作皆成此道之用法也古之聖人不下席而天下治顏如渥丹肌膚若冰雪者用此道也而世之枯槁者昧此以爲黃帝肌色好黜而堯舜如腊此墨子之道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足以言功言其明與功更在四時日月之上一爲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民咸用之一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以出於一故萬物不能二也法貴如言無信不立言者萬物之宗也是者法之所與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強非與法離故亡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

者命也生於法者亦命也莫非命也命者自然者也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自然謂之自然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殺人之下而夭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蓋言此矣命者挈已之文一作父一作夫身在草萊而挈之浮榮之上者命也然而俯仰百年恍然如夢是文也非實也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或作絶無所不及言無適而無有命也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時者天之運命者天之令南華曰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者成命曰調引其聲合之名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曰乖夫噸其里一也

而醜人獻之更增其陋時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南華曰知通之有時知窮之有命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夫先王之道備然而世有困君或作居其失之謂者也禮義法度應時而變時命不停法亦隨故而昧者膠柱刻舟守先王之腐餘其道雖備而祇益困窮此猶枕卧芻狗而更以遭魘豈易怛也哉故所謂道者無已無已元作已無而已隨之而已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亦不失已道德之法萬物取業所謂資而不匱者也無形有分名曰大朴或作敦○不知其誰之子也故東西南北之道踹一作端然其爲分等也南華曰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陰陽不同氣然其爲和同也酸醎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爲善均也南華曰租黎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五色不同采然其爲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凡此五者

以警先王之道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人將一本作一人將之將一人之將得一人氣吉有家將一家得一家氣吉有國將將國者得一國氣吉古人有言戰猶博也錢多則氣豪而勝資少則心怯而輸然則將之吉凶在氣兵法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其將一本將字下有失字凶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埶吉凶之謂成敗賢一本賢字上有故字者萬舉而一失不肖者萬舉而一得其冀或作共善一也然則其所以爲者不可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異之謂道空之謂一空一作同萬物莫不有無不備之謂道萬物莫不有立之謂氣通之謂類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味之害人者謂之毒夫社夫社元作天社或作

天不刺則不成霧或作霧氣○刺之爲言猶曰達也此杜言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夫陽故無以成霧蓋大社不屋而壇以受霜露之氣然後霧生焉正言社與霧者社以申立之謂氣之義霧以申通之謂類之義氣故相利相害也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類故相成相敗也夏者春之類冬者秋之類他皆放此積往生跂或作政工或作王以爲師跂跛倚也師如師巫之師巫步多跛故積往生跂工以爲師揚子曰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也積毒成藥工以爲醫此言藥之迹起而醫生焉蓋天下之獘多緣故迹而生故大盜貸仁義以竊國小儒借詩禮而發冢故曰焉知曾史不爲桀跖之嚆矢也美惡相餘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流言其周流如環

道端第六

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地者萬物所以得

安也天父道也地母道也故天定之地處之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寒溫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五精化氣然後寒暑成焉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堯十年九潦而水不爲加益湯八年七旱而水不爲加損是豈仰一川之鍾哉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爲也與人共之與天一作人與地亦天地共之建立四維禮義廉耻謂之四維以輔國政鉤繩相布一作希衍檃栝制參偶其備立位乃固經織元作氣有常理以天地動逆天時不祥有崇事不任賢無功必敗出窕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反在內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所備甚遠賊在所愛是以先王置士也舉賢用能無阿於

世仁人居左春以生之象仁忠臣居前南方著見象忠義臣居右秋以成之象義聖人居後北方秘密象聖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亡此萬物之本劉天地之門戶本劉門戶云者以結左仁右義前忠後聖而春生夏立秋成熟冬閉藏之義也道德之益也此四大夫或無夫字者君之所取於外也君者天也左右前後共法四時故君象天焉天不開門戶使下相害也東不法仁西不法義南不法忠北不法聖則天之門戶塞矣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脩文殿御覽引鶡冠子曰進賢者受上賞則下不蔽善為政者賞之不多而民喜罰之不多而民畏焉此謂進進既仕之賢者也不待事人賢士顯不蔽之功信雖非事人賢士而進之受賞則任事之人勸矣故下文云則任事之人莫

不盡忠繁露曰一中爲忠二之則爲患鄉曲慕義邦國欣慕斯可知矣化坐自端羊肉不慕蟻蟻慕羶也故彼雖慕義而我之化坐自端化坐自端言恭已正南面而已此其道之所致德之所成也本出一人故謂之天無二上也莫不受命不可爲名故謂之神妙萬物而爲言也至神之極見之不忒一作或○契此道者豈有差哉匈乖不惑務正一國災變之至無所怛惑始以天下大理考正吾國之失而已豈曰天之有某變也以我爲有某事而致也哉一國之刑具在於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以身老一作以救於世而老考世而正以錯國服義行仁以一王業夫仁者君之操也義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聖人者君之師傅也君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

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贊見使禮賓奏言擯贊見言詔記曰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絶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使聖因任之道此其大略也嘗試論之古之明王無爲而用天下也豈特使仁使勇使辯使智使謙使禮使賢使信使聖哉雖天刑人僇之餘尚無棄者也故戚施直鑄蘧蒢蒙璆侏儒扶盧聯聰修聲聾者司火聊者督繩剔者抱關刖者守囿矇瞍跛躄以實裔土夫如是故上無遺事下無棄才三代之所以安且久者用此道也雖然知所使仁而不知其仁有大小知所使知而不知其智有遠近未可也故曰孟公綽以爲趙魏老則優而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雍也可使南面未也可使與賓客言也求也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由是觀之則此書所云亦因任之大凡而已莊子曰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因任如此然後可以原省故下文云夫仁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辯士之功釋怨解難智士之功事至而

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絕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貞謙之功廢私立公韓非子曰自營爲公廢私爲公禮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定制於寘寘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由是而上至於寘寘聖人之任也內有挾度操以爲驗所謂道撰者是也然後有以一本無然以二字量人無節於內觀物弗之察矣富者觀其所予足以知仁貴者觀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大枅或作伴亦作祥長不讓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禮達或作迭觀其所不行足以知義受官任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懼足以知勇口利辭巧足以知辯使之不

隱足以知信貪者觀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爲足以知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因任原省之要在於知人而知人在於有以觀之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故此文具論之第不失次理不相舛一本作奸近塞遠閉備元變成元者備之所以不困成者變之所以不倦明事知分度數獨行無道之君任用幺麼一作細人俊雄之反動即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二者先定素立白蔘立白蔘一本作七一曰藻藻一作慕明起白蔘於下明起於上蔘垂貌也氣榮相宰君臣同體之況言氣不言血言榮不言衛相備也上合其符下稱其實時君時君元作時日○一作貧意生期待時而發夫賢士之居邑里也合哉而難同而殊知時日遇人有德一作隱君子至門不言而信萬民附親遇人暴

驕萬民流離上下相疑復而如環（一作不環）日夜相撓諫者弗受言者危身無從聞過故大臣僞而不忠是以爲人君親其民如子者弗召自來（靈臺之效是矣）故曰有光卒於美名不施而責弗受（或作愛）而求親故曰有殃卒於不祥夫長者之事其君也調而和（一作知）之士於純（一作屯）厚（士如勿士）之行枚士引而化之天下好（或作如）之其道日從故卒必昌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務蔽其明塞其聽乘其威以灼熱人（倚上之威作人寒燠）天下惡之其崇日卤故卒必敗禍及族人此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興壞之關梁國家之閎也（閎猶監也）逆順利害由此出生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

王傳或作博道先王一作先生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久長隋君不從當世滅亡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者由是故也

近迭第七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鶡冠子曰先兵龐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鶡冠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大深厚多利一作則而鮮威天尊而不親地親而不尊法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貳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鶡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神之精明曰靈勾萌動作與地俱屈生曰勾陰陽寒暑與

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
羸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
龐子曰先兵柰何鶡冠子曰兵者禮義忠信也龐子曰
願聞兵義鶡冠子曰失道故敢以賤逆貴不義故敢以
小侵大龐子曰用之柰何鶡冠子曰行枉則禁反正則
舍是故不殺降人（鷹不擊伏況於人乎）主道所高莫貴約束得地
失信聖王弗據倍言負約各將有故龐子曰弟子聞之
曰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強兵強者先得意於天下今
以所見合（一本作作係）所不見蓋殆（一本作治）不然今大國之
兵反詘而辭窮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令使爲之禁
使勿爲也）

鶡冠子曰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凌下凌上也百姓不敢言命曰勝上勝下也今者所問子慎勿言夫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曰足士有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已亢爲驕已滿爲溢不賢則不能無爲而不可與致爲孟子曰人有不爲也然後可以有爲驕則輕敵輕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爲句使非其任力欲取勝於非其敵不計終身之患樂須臾之說是故國君被過聽之謗醜於天下而謀臣負濫監首之責于敵國敵國乃責則却或作劾之以辭却之則說而以辭却之却則說者羞其弱以辭却之則說而責之者羞其弱矣

其勢必至於用兵萬戰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其在下者又無以回之國被伸或作神創浸大曰伸其發則戰其創之發則戰戰則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剸音策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離既外結諸侯畜其罪則或作責危覆社稷世主懾懼寒心孤立不伐伐或作代下有威字。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晨鄙過謀徙計易濫一作監首不足蓋以累重濫爲謀過重矣而一人之手豈足以障天下之目哉滅門殘族滅門周官所謂屋誅公謝天下以讓敵國不然則戰道不絕國創不息謂之伸創以此故也大或作天乎哉夫弗知之害以言弗知之害大矣悲乎哉其禍之所極以言其禍可悲也已此倚貴離道少人自有之咎也多已少人是故師未

發軔而兵可迭也（近迭名篇蓋取諸此）今大國之君不聞（一作間）先聖之道而易事群臣無明佐之大數而有滑正之碎（或無碎字）智反義而行之逆德以將之兵詘而辭窮令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或作恃）哉龐子曰何若滑正之智鶡冠子曰法度無以嚱（一本作遂）意爲摸（嚱讀爲嘷彼小星之嘷）聖人按數循法尚有不全是故人不百其法者不能爲天下主今無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循無上聖之（或作聖人）檢而斷於已明（斷以獨見之明）人事雖備將尚何以復百已之身乎（夫百已者豈獨彼有之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形體保神而衆妙悉備據今言之其身蓋有千百於已者然而所知纔止一二而卒於泯沒無聞者不能復之而已）主知不明以貴（或作責）爲道以意爲法

牽或作牢或作罕時誑一作拒或作詎世逭下蔽上使事兩乖兩失之矣養非長失以靜爲擾以安爲危百姓家困人怨禍孰大焉若此者北走之日軍敗曰北后知命亡投死之地久矣乃今知之龐子曰以人事百法一本法字在書字下柰何鶡冠子曰蒼頡作法蒼頡黃帝之史初見鳥獸蹏迒之迹始造書契書從甲子日始於甲成史史反始於子成史李官成蓋以獄成告於正者李官士師也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蒼雖造書不道士史然而文墨之萌由從法之端也縱法之載於圖者其於以喻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纔或作孱孱居曼曼作受之十分一耳此言使無文墨而欲以其法盡之於圖豈能盡其意之詳哉蓋自後世觀之書以趣便篆不如隸隸不如草則圖之鈍於應務可知矣故曰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潛潛傳恣恣者莫如書潛潛目所不見恣恣心所不了

故知百法者桀雄也若岑或作隔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而超萬人之上也將然不如無形無形不如未有取譬言之若太易者未有也而太初無形渾淪則將然矣無萬人之智者智不能棲世學之上龐子曰得奉嚴教受業有聞或作聞矣退師謀言弟子愈恐

度萬第八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與神謀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道與人成子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願聞度神慮成之要柰何鶡冠子曰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陽赫赫出乎地天燥而水生焉至陰肅肅出乎天法猛刑煩則神濕刑與法陰也神濕則天不

生水音　聲倒則形燥（聲與音陽也）形燥則地不生火水火不生則陰陽無以成氣度量無以成制五勝無以成埶一作執○五勝五行之勝萬物無以成類百業俱絕萬生皆困濟濟混混孰知其故天人同文地人同理（天文地理與人同焉）賢不肖殊能故上聖不可亂也（譬如堯舜共工驩兜欲與爲惡則誅之類）下愚不可辯也（譬如桀紂龍逢比干欲與爲善則誅之類）陰陽者氣之正也天地者形神（一無神字）之正也聖人者德之正也法令者四時之正也（季春行冬令則寒季秋行夏令則暖）故一義失此萬或亂彼所失甚少所敗甚衆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所謂地者非是膊膊之土之謂地也（膊形坿也）所謂天者言其然物而

無勝者也言天者君道也可天下之物而莫之勝也所謂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言地者臣道也平天下之物而莫之亂也音者其謀也雜比聲者其事也布散爲事音者天之三光也五官布散於下形神調則生理脩形不病燥神不病濕則生理脩矣夫生官也三光雜比於上聲者地之五官也或作隱夫偏養其本至於過理而生而倍其本則德不及會通之適則自爲太多其德失乎物矣豈足語衛生之經哉故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一本元缺一本字或作專已一本元缺一本字或作知無道上亂天文下滅地理天人同文地人同理於此見矣故聽而無聞視中絶人和治漸終始言其治纔漸首末而已失中道也而無見天下之事日中見斗之義有義而失誼人之所有而而已白晝而闇壞於冥冥不能誼之失誼而惑責人所無必人所不及遠其途而誅不至也相史

於既而不盡其愛史使也從省言不盡已之愛而責人之盡相區於成而不索或作營其實區驅也從省言不竭已之忠而望人之成虛名相高精白爲黑沽於虛名而變亂事實黑或爲墨墨亦黑也詩曰豺貍而蒼墨以爲明動靜紐轉與物轉旋如紐使之神絶復逆復有報乎上也逆有言乎上也言其神色距人於千里之外經氣不類形離正名書曰有形有名形也者物此者也名也者命此者也經氣失常故形不麗名五氣失端四時不成陰陽幷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有世將極驅馳索禍其於禍也若驅車就之開門逃福其於福也若開門避之賢良爲笑愚者爲國天各先見菑或作災亦或作蓄害並雜人執兆生孰知其極見形而已眯於在理見日月者不爲明聞雷霆者不爲聰事至而議或作義者不能使變無生不能消之於未

萌故善度變者觀本本足則盡不足則德必薄兵必老其執能以褊材爲襄德或作襄隱博義者哉其文巧武果而姦不止者生於本不足也言非少文不武之罪故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是以聖王獨見故立官以授長者在內和者在外夫長者之爲官也在內則正義在外則固守用法則平治人本無害以端天地令出一或無一字原多門杜矣散無方化萬物萬物作無物者令也守一道制萬物者法也法也者守內者也法者守於分域之內令也者出制者也令者所以行法夫法不敗是出於義變而不可常法者所以趣令不傷理主出於理一而不可變令者所以守法故君子得而尊小

人得而謹脊或作冒靡得以全神備於心道備於形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人以成則士或作以爲繩以爲或作法則上或作以爲繩墨刻削時第氣以授當名故法錯而陰陽調鳳凰者鶉火之禽玄枵之獸字陽之精也鶉火南星之次也雄曰鳳凰者其雌也騏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牝曰騏麟者其牡也玄枵北星之次也騏似麟而無角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或作駿其或無其字精畢至龐子曰致之柰何鶡冠子曰天地陰陽取稽於身故布五正以司五明五正見下五明宜謂名尸氣皇名尸神明名尸賢聖名尸后王名尸公伯十變九道未詳聞也稽從身始五音六律稽從身出大禹以聲爲律以身爲度所謂取稽於身者即五五二十五以理天下五五五其音之五也六六三十六以爲歲

式六六六其律之六也一六歲之式積旬三十有六氣由神生道由神成蛻氣之謂虛蛻虛之謂道而神也者有而非氣也無而非道也非氣而氣以之生非道而道以之成唯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德上及太清太清天也下及泰寧泰寧地也中及萬靈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醴泉其味如醴可以養老朱草生朱草可以染絳以別尊卑衆祥具傳曰王者統和陰陽休氣充塞符瑞並臻應德而至天則丰極明日月光芒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騏麟臻白虎到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蓮莆山出器卓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涌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嘉氣時鍾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或作去帝制神化衆祥備至景星光潤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而月死則見所以則外帝內神之道具矣

助月照民夜績也文則寢天下之兵武則天下之兵莫能當一本云武則天下莫能當無之兵字遠之近顯乎隱大乎小衆乎少莫不從微始故得之所成不可勝形失之所敗不可勝名或作勝爲名從是往或作生者子弗能勝問吾亦弗勝言凡問之要欲近知而遠見以一度萬也無欲之君不可與舉此何謂也若子所學則人君之患正在多欲此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曰我先攻其邪心也故曰內實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南華曰欲順則平氣欲神則靜心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亦與鶡冠異矣昔有鬼谷著書以爲馳說諸侯陽開陰閉必因其好惡憂樂而捭闔之然至於無好者蓋不得而說也若然多欲之君乃從橫之家欲以售術而鶡冠言道末流乃至於此不已甲乎賢人不用弗能使國利此其要也龐子曰敢問五正鶡冠子曰有神化有官治有

教治有因治有事或作爭治龐子曰願聞其形鶡冠子曰神化者於未有官治者道於本教治者修諸已因治者不變俗事治者矯或作撟之於末龐子曰願聞其事鶡冠子曰神化者定天地豫或作象四時其體常如此撱或作教陰陽移寒暑其體變如此傳曰古之真人提挈天地把握陰陽正流並生萬物無害萬類成或作咸全名尸氣皇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蓋近是乎官治者師陰陽陰陽王事之本應將然神化者於未有故升此一等地寧天澄衆美歸焉名尸神明教治者置或作署四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之類因時順氣事功順道俯而事功於功易也仰以順道名尸后王事治者招仁聖而道聖而道心術敬事生和名尸后王事治者招或作拓賢

知焉不能招賢聖而招仁不能道心術而道知聖也者天道也賢也者地道也仁也者人道也苟精牧神苟急救也牧驅制也分官成童精神遍於是又備官焉教苦利遠教雖苦而利遠法制生焉萬法擾擾自此起矣法者使去私就公法者將以有所去也非以有所取也同知壹畧有同由者也非行私而使人合同者也故至治者弗由而名尸公伯公如公侯之公伯如霸王之伯

王鈇第九

龐子問鶡冠子曰泰上成鳩鶡一作之道一族用之萬八千歲傳曰天地初立天皇一曰天靈其治萬八千歲然則成鳩蓋天皇之別號也有天下兵強世不可奪天地初立豈容已有兵哉此言亦筌蹄也南華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與天地存久絕無倫無倫細之至也中庸曰毛猶有倫齊殊異之物齊鵬鷃之大小

等鳧鶴之長短不足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言其懸絶如此世莫不言樹俗立化彼獨何道之行以至于此鶡冠子曰彼成鳩氏天句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龐子曰何謂天何若而莫能增其高尊其靈凡此叩其所以鶡冠子曰天者誠其日德也日或無日字誠出誠入南北有極冬日至而北夏日至而南故莫弗以爲法則取中於日德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朔而後魄生望而後魄死故莫弗以爲政取正於月刑天者明星其稽也明星大星也二列或作十八舍之類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小星不見陵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或作伐而不干或作于○彼謝此代而無侵越故莫弗以爲必然天者一法其或無

其字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李何杞人之憂其崩墜也）故莫弗以爲常天誠信明因（誠誠其日德信信其月刑明明星其稽因因時其則一一法其同）不爲衆父（或作文○爲衆父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南華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先或作光易一非一（一不足以圖之）故不可尊增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所謂侯王得一爲天下貞者也）龐子曰願聞其制鶡冠子曰成鳩之制與神明體正神明者下窕而上際（沉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克喬萬物而不可猒者也周泊（或作汨或作流）徧照（周泊無外也徧照無裏也）反與天地總故能爲天下計（往而不反豈能與民同吉凶之患哉）明於蚤識逢曰（或作遠白）不惑存亡之祥安危之稽龐子曰願聞其稽鶡冠子曰置下不安（句上不可以載或作可以載）累其

足或作是也其最高而不植局或作不可植局者未之有也此警安危之稽言其置下苟危難欲累於上難矣又況又在其上者乎則其所立豈有不局哉累足踦也植立也局曲也辯於人情究物或作萬物之理稱於天地稱之爲言量也廢置不殆或作怡或作治審於山川而運動舉錯有檢檢押生物無害爲之父母無所躪躒仁於取予備於教道教以爲人道以爲已要於言語直言曰言問難曰語信於約束已諾不專反諾爲已禮曰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怒喜怒不增喜不過予怒不過奪其兵不武樹以爲俗其化出此龐子曰願聞其人情物理所以嗇萬物與天地總與神明體正之道鶡冠子曰成鳩氏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者天曲者明而易循或作脩也日術者要而易行也天曲若五

家爲伍五鄉爲縣之類日術若家里用提甸長用旬之類此法起於周之末造而曰成鳩用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然則此書寓言多矣龐子曰願聞天曲日術鶡冠子曰其制邑或作已理都使矐習者五家爲伍伍爲之長十伍爲里里置有司四里爲扁扁當爲甸後皆放此扁爲之長十扁爲鄉鄉置師五鄉爲縣縣有嗇夫治焉十縣爲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屬郡大夫退脩或皆作循其屬縣嗇夫退脩其鄉鄉師退脩其扁扁長退脩其家事相斥正居處相察出入相司司猶伺也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與或爲爲長者言善少者言敬旦夕相薰鄉以此慈孝或作力之務若有所移徙去就家與家相受人

與人相付亡人殺物無所穿竄此其人情物理也伍人有勿（或作物一本無伍人有勿四字）故不奉上令有餘不足居處之狀（此言有餘不足居處之狀無故輒違上令當告有司）而不輒以告里有司謂之亂家其罪伍長以同（同謂同坐伍人之罪）里中有不敬長慈少出等異衆不聽父兄之教有所受聞不悉以告扁長謂之亂里其罪有司而貳其家（其人爲首其家爲貳貳猶副也若今從坐）扁不以時循（或作脩）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鄉師謂之亂扁其罪扁長而貳其家鄉不以時循行教誨（一二教之曰誨）受聞不悉以告縣嗇夫謂之亂鄉其罪鄉師而貳其家縣嗇夫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郡善者不顯命曰敵明見

惡而隱命曰下比謂之亂縣其誅審夫無赦不言貳其家者罪之尚貳其家則誅可知矣郡大夫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雖實或作實有所遺脫不悉以教柱國謂之亂郡其誅郡大夫無赦柱國不政使下情不上聞上情不下宪謂之絑或作或作絞繆政絑急也其誅柱國滅門殘疾令尹不宜或作宣時合或作令地合地之德害百姓者謂之亂天下其軫令尹以狗柱國楚之龍官令尹若相國矣楚懷王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齊陳軫問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柱國封上執圭軫曰其有貴於此乎曰令尹軫車裂也周官曰輾軫或作斬此其所以審物也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居守一作中央叅於兩間調以五音正以六律紀以度數宰以刑德從本至末第以甲

乙天始於元地始於朔（元以氣言之朔以方言之天運始於玄元地處始於玄朔）四時始於歷（王者敬授人時實始於歷）故家里用提（提冬日也公羊傳曰提月者僅逮此月朔日也）冨長用旬鄉師用節（驚蟄芒種之類）縣嗇夫用月郡大夫用氣分所至（二分二至之類）杜國用六律里五日報冨（用提）十日報鄉（用旬）鄉十五日報縣（用節）縣三十日報郡（用月）郡四十五日報杜國（用氣）杜國六十日以聞天子（用律）天子七十二日遣使（一本作遣使於郡○此用五行分王之數蓋一歲之運五行各王七十二日）勉有功罰不如（句）此所以與天地總下情六十日一上聞上惠七十二日一下寃此天曲日術也故不肖者不失其賊而賢者不失其明上享（或作序）其福祿而百事理行畔者

不利天下晏然雖陰有欲睥者無所乘其隙也故莫能撓其強是以能治蒲而不溢不增之使溢縮大或作天而不芒不損之使芒芒之爲言小也天子中或作甲正使者敢易言尊益區域或無域字使利遏下蔽上使者變言貸褒借譽尊益區字則其弊至於遏下蔽上其刑斬笞無赦諸吏教苦德薄侵暴百姓輒罷毋使汙官亂治不奉令犯法其罪加民擯惡於衆利而不取利運而不取次疑取次或作敢次故四方從之唯恐後至是以運天運天或作運大而維張管子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七地廣而德章天下安樂設年予昌屬各以一時典最上賢不如令尹令尹以聞壹再削職一本作三則或作則織三典非故生之不赦治不踰官使吏李不誤公市爲平生者不喜

死者不怨（非故殺之）人得所欲國無變故著賞有功德及三世父（或作名）伏（或作狀）其辜不得創謚（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創或為制）事從一二終古不勃彼計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是以為善者可得舉為惡者可得誅（或作諭）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身為期素無失次故化立而世無邪化立俗成少則同儕（或作齊）長則同友遊教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愛禍災同憂居處同樂安居曰處行作同和吊賀同雜哭泣同哀驩欣足以相助偟諜（或作諜）足以相止（偟探遠也諜閒諜也）安平相馴軍旅相保夜戰則足以相信晝戰則足以相配（或作醜）入以禁暴出正無

道是以其兵能橫行誅伐而莫之敢禦故其刑設而不用不爭而權重車甲不陳而天下無敵矣一本作天下無道適矣失道則賤敢逆貴不義則小敢侵大成鳩既見上世之嗣失道亡功倍或作信或作本滅德之則故爲之不朽或作朽又或作採之國定位牢或作或作然○不能保其邦國則位牢不定矣不能保其宗廟則祭不牢矣使鬼神亶曰或作曰增覜不圓盖矩不方此言法度至覜不可增矩不可盖非特使人信之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盖聖人之法譬諸身乎增之則贅割之則虧夫以効末傳之子孫唯此可持或無唯此可持字唯此可將效猶示也讀如効犬効羊之効言以示子孫之末裔立而可持行而可將唯此而已將者養吉釋或作澤者不祥墠以全犧純謂之犧完謂之牷正以齋明齋或作天或作文○不莫謂之

齋不昧謂之明齋明者蓋祭祀之正也犧牲則以爲副而已禮曰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今此獨言墠者於墠如此則由壇而上可知也四時享之祀以家王所謂祀以家王子孫祭祀不輟之信符藏之宗廟而又以其璽正之以明後世所當守也故其後世之保教也全句耳目不營用心不分不見異物而遷捐或作指私去毒或作捐已之私去毒上有每字此字或作堪○智人之毒鉤一本鉤作鉤守仁足以守之足以及之固於所守仁足以守之周而更始久而愈新上元爲紀共承嘉惠相高不改亶昭穆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魯躋僖公失是矣其或作其具招士此先結之後入弗解先入者定矣故後入之事弗能解也此知極之至也極如紀極之極龐子曰願聞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鶡冠子曰

成鳩所謂得王鈇之傳者也龐子曰何謂王鈇鶡冠子曰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以殺止殺）從中制外之教也（教或爲數）後世（或作世後）成至孫一靈羽（靈或作虛羽）理（或作埋虛埋或作虛理）符日循（或作脩）功弗敢（或無敢字）敗（智者雖功弗敢敗也）奉業究制執正守內拙弗敢廢（愚者雖拙弗敢廢也）樓削與旱（蘇本作樓削與旱或爲旱）以新續故四時執効應鋼（或作銅）不駿（疑或作惑）后得入廟惑（或作焚○生火甚多其色炔黯昏然五情爽惑）爽（或作不嗣或作副）謂之焚（或作焚和焚美列子曰焦然肌）祖命冒世（冒忝也世世如世德之世）禮嗣弗引奉常弗內（弗引弗引於朝弗內弗內於廟奉常禮官也典宗廟之儀有丞景帝更曰太常）靈不食祀（其鬼不得食祀）家王不舉祭天將降祉皇神不享（家王越而祭之則將獲罪於天

皇神雖郊不享皇神異天上帝此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也故主無異意人君爽惑不嗣其罪如上所云則繼其後者據舊鑒新豈敢輒異哉民心不徙與天合則句萬年一范范如荀子范形之范則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而無已是以其教不厭其用不獘故能疇合四海以爲一家而夷貉萬國皆以時朝服致績或作續而莫敢効增或作增免此言夷貉萬國皆以朝服致貢而不敢輒增亦不敢免法言曰被我純績帶我金犀此之謂也聞者傳譯來歸其義又其遠者莫能易其俗移其教孟子所謂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故其威立而不犯流遠而不廢此素皇內帝或作帝之法帝者天號王者人稱皇者天人之總美大之名謂之素皇內帝則又其至者也蓋至人神矣由是而在下則玄聖外王之道也由是而在上則素皇內帝之法也成鳩之所枋

以超等（枋柄也）世世不可奪者也功日益月長故能與天地存久此所以與神明體（或作禮）正之術也不待士史（或作女）蒼頡作書故後世莫能云其忽（士李官也太古無法而治不立士史不造書契而至德玄同使由之者不能知之者不能名尚何議其忽也哉傳曰蒼頡作書鬼夜哭天雨粟方是之時至德衰矣）未聞不與道德冤（冤下或有謂字）而能以為善者也龐子曰如是古今之道同邪鶡冠子曰古者亦我而使之衆耳何比異哉彼類善則萬世不忘（類猶聚也）道惡則禍及其身尚（或作有）奚怪焉龐子曰以今之事觀古之道舟車相通衣服同采言語相知畫地守之不能相犯殊君異長不能相使逆言過耳兵甲相李

或作履。李如李官之李李者治也百父毋子且或作頃。或作其言父毋暨子至百不易領矣未易領或作頃。李如李官之李李者治也百父毋子且或作其言父毋暨子至百不易領矣方若所言未有離中國之正也離附也言以上所云方若疇合四海以爲一家之言似違中國之政遠矣丘第之業第里也域或作著土著也不出著或作域不連堛毀墻曰堛而曰成鳩氏周闔四海爲一家夷貉或作夷貉或作第却萬國莫不來朝其果情一本情下有可字一本情作成乎此丘里之閭其業之異如此又況四海夷貉之遠乎鶡冠子曰虎或作唐很殺或作救人或作下烏蒼從上蝡蛾一作蠉蟻從下聚之烏烏烏也蒼蒼蠅也六者異類然同時俱至者何也所欲同也由是觀之有人之名則同人之情耳何故不可乎此言四海之情同以爲一家無不可者天度數之而行在一不少在萬不衆同如林木積如倉粟

斗石以陳升委無失也委亦米之數也傳曰少曰委多曰積其數未詳聞也禮云出入三列或作積削地分民亦尚一也耳或無耳字百父或作父母子何能增減殊君異長又何出入若能正一萬國同極德至至下或有制字四海又奚足闔也龐子曰果必信然陰陽消散三百六十日各反或作及其故天地蹏蹏或作蹏奚足以疑蹏蹏狹貌孟子所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里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聖人高大內揣深淺遠近之理或作異使鬼神一失一失失其奧也此言聖人燭理有以窺之不停與或作爲天地相蔽蔽天地而不耻至今尚在以鉦面達行疑宜乎哉成鳩之萬八千歲也夫道者天地之母縮而脩身伸以治國皆可以長久此廣成子之所以千二百年而成鳩氏之所以萬八千歲也故曰廣成子之謂

天美又曰成鳩氏天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得此道者何辯誰氏所用之國而天下利耳用之則是安辯誰何

泰鴻第十

泰一者泰一天皇大帝也執大同之制制或作利○泰一無所不同故曰執大同之制楚人忘弓未能忘楚孔子曰惜哉其未大也調泰鴻之氣泰一含元氣者故曰調太鴻之氣鴻蒙元氣也泰鴻元氣之始也正神明之位者也南華所謂天尊地卑神明之位故九皇受傳受教於傳以索其然之所生傳謂之得天之解或作天然之解不求法脫之縛不與法傳謂之得天地之所始生天生地傳謂之道得道之常不妄曰常傳謂之聖人聖人之道與神明相得故曰道德德者得此者也郤始窮初郤者開也有初然後有始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

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一至矣其地蓋處太易太素之間故曰鄒始窮初得之所出帝出乎震齊乎巽而太一者鄒始窮初得齊也故能北辨而南與萬物相見得九皇殊制而政莫不効焉故曰泰一泰一者無適而非一也故九皇殊制而不能二泰皇問泰一曰天地人事三者孰急泰皇蓋九皇之長也泰一曰愛精養神內端者所以希天內直者與天爲徒天也者神明之所根也醇化四時陶埏無形埏和土也刻鏤未萌木曰刻金曰鏤凡此亦皆自然也離華離也夫豈物刻而雕之離文或作父或作特然者也天道造始而地事終之故其言如此地者承天之演備載以寧者也吾將告汝神明之極天地人事三者復一也立置臣義此將從體起用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四則即上所云傳謂之四則得天之辭傳謂之得天故先建立君臣之義所謂四則

地之所始傳謂之得東方曰明庶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南曰涼風東北曰融風之類散謂之聖人道之常傳謂之散以八風撟以六合撟言總之六合之內也事以四時上四則他皆放此散謂之散以八風撟以六合事以四時寫以八極寫言放之八極之外也照以三光牧或作牧以刑德調以五音正以六律分以度數表以五色攷以二氣亭之以温涼毒之以寒暑致以南北南北謂日月星辰蓋四則至矣而其道無乎不在在此爲此在彼爲彼故八風得以散六合得以撟四時得以事八極得以寫三光得以照五音得以調六律得以正刑德得以牧度數得以分五色得以表二氣得以攷南北得以致晦望晦望或作曆謂日月得以齊明歷得以受然則道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其亦無所不在乎故曰天地人事三者復一也

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極度之稽也此申致以南北之義冬至日在牽牛夏至日在東井其長短有度

日信死信生進退有常數之稽也此申齊以晦望

之義三五而盈三五而缺其損益有數列星不亂其行代而以或作不干位之稽也此申受以明歷之義五位二十八舍各有常次天明三以定一義見下文則萬物莫不至矣或以作三時生長一時煞刑四時而定天地盡矣此言方其生長則三不後於一方其殺刑則一不後於三以明三極之道莫知其孰急也夫物之始也傾傾或作鴻鴻傾未正之貌至其有也錄錄於常流或作之中故曰錄錄至其成形端端王王端端傾傾之反王王錄錄之反勿或作物勿益幼少隨足各隨其性而足無事於老以從師俗仰以從於師俗俯人心警如槃水莫動則平不撓則清微風過之則不可以得水形之正矣神聖踐承翼之位承翼之位蓋天位也前後曰承左右曰翼也以與神皇合德五精之帝謂之神后則神皇蓋昊天也按圖正端

以至無或作天極兩治或作柴四致兩治上下察也四致普遍四方也間以止或作上息隨緣越感無所不周如上所謂可謂至矣然而動息則靜語息則嘿豈常離此寂然之地哉歸時離氣以成萬業離附也取譬言之借如五精之少昊司秋者所以歸時離氣以成萬業也一來一往視衡伍仰彼來此往而伍仰視車之于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綏之或曰衡如權衡之而已何所容其心哉五官六府分之有道無鉤無繩渾沌不分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而渾沌全矣故曰擢六律塞師曠之耳散五采膠離朱之目毀絕鉤繩儷工捶之指而天下人始舍其樸矣大象不成事無經法精神相薄乃傷百族矣此明渾沌之不可判也蓋偶生真死而渾沌判則精神相戰百族爲之不寧南華曰上倍日月之明下燭山川或爲之神蓋謂是乎偷氣相徂或爲時後功可立盜陰陽之和以載其

形而還以相時先定其利待物自至不迎素次以法物至輒合法者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玄德不成所謂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上聖者與天地接句結六或作交連而不解者也六連六合也老子曰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故有道南面執政以衛神明左右前後靜待或無待字中央此言君無爲也而臣亦無爲也開原流洋洋若今海之有洋也精微往來傾傾繩繩或作鴻鴻繩繩傾側貌繩繩正貌內持以維外紐以綱或作經行以理執或作執紀以終始同一殊職聯之使同統之使一立爲明官五范五范五音也義見下文四時各以類相從昧或作味玄生色春夏之華發於玄冬音聲相衡衡平也東方者萬物立止焉或作東方生物圖揭立止馬止猶植也故調以徵南方者萬物華

羽焉故調以羽西方者萬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歸藏焉故調以角（徵屬南方而今此言於東方者蓋言以調東方而已非謂分配東方也下皆放此）中央者太一之位（北極天地之中而其一明者太一之座）百神仰制焉故調以宮道以爲先（夫道至矣而更推以爲先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舉載神明華天上揚（或作華物天上疑此樂章之名蓋若皇華折楊也）本出黃鍾所始爲東方萬物唯隆以木華物天下盡木也使居東方主春以火照物天下盡火也使居南方主夏以金割物天下盡金也使居西方主秋以水沉物天下盡水也使居北方主冬土爲大都天下盡土也使居中央守地天下盡人也以天子爲正（此言太一司天而分任五

方又以天調其五行之氣和其五行之子治之（調其木蘊金清之類和其味和其味水鹹火苦之類）聽其聲（火焦金殺之類）正其形（木圓土方之類）迭往觀今（或作令）故業可循（或作脩）也（天下一致來不異古往不異今却而觀之則其業可循）迭往觀今（迭近篇曰師未發軔而兵可迭也蓋前却曰迭）首尾易面（或作向○春夏先秋冬後其方各有向焉何可易也）地理離經（天之首尾易向則地理亦失其經）奪愛令亂（奪其所欲而亂蓋天序易於上地理離於下則人其有不亂者乎）上滅天文理不可知（天文滅矣地理安可知也故曰文理相明者也）神明失（或作夫）從（或作徙）文（或作父）理者相明者也色味者相度者也藻華者相成者也（對質曰藻對實曰華藻文也藻如草之藻華如木之華）衆者我而衆之故可以一范請也（請如請益之請蓋衆者自我而千萬則其一之亦在我矣請或作以一范無不可者）順愛之政殊類相（或作通）（列子曰虎之與人異

類而媚養已者順也逆愛之政同類相亡傳曰馬知父子不爲豺狠故聖人立天爲父建地爲母苑或作危者非務使云必同知一期或作明以使一人也汜錯之天地之間而人人被其和或作人人之情千萬其和○此言聖人蓋知一期以使一人而惟是心馬汜錯之天地之間而人人被其和也非務使之必同故曰一人之情是也和也者無形而有味者也和者道也蓋道無形而有味不能容不義不能容仁義者所樂同或作自名或作召也能同或作因所樂無形內政此言能同仁義之樂則政法雖有而真空內之蓋所謂真空者無不礙有故也故聖知神方調於無形而物莫不從天受藻華以爲神明之根者也天受道之英華以生神明列子曰清輕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地受時

或作得以爲萬物原者也地者受天之時以產萬物神聖詳或作祥理無或詳理二字作厚理制命之柄或無雜字○老子所謂魚不可脫於淵利器不可以示人斂散華精以慰地責或作貴此言神聖契理而有可以制命則釐粉萬物而不爲戾雖以慰地責天可也昔者老子上毀五帝通及三皇而西域之學有喝佛罵祖者豈近是乎調味章色正聲以定天地人事三者畢此矣其道如上所謂則天地人事豈有出於此乎

泰録第十一

人論泰鴻之内出觀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乘乘之言乘也無所出入爲定以爲物稽入而論泰鴻之内出而觀神明之外定而制泰一之乘使物取稽焉天有九鴻拾遺記曰望三壺如聚米視八鴻若萦帶說者以爲八鴻八方之名鴻鴻大也然則九鴻蓋九

方州此即鄒子所謂九州蓋非禹別者也地有九州泰一之道九皇之傳請成於泰始之末泰一之道至矣故上篇云九皇受傳以索其然之所生而今此又言其傳嘗請成於泰始蓋非泰始莫足以知焉其曰末者言順下風而請也見不或無不字詳事於名理之外此言纔見其事之畧而已更當要其會歸故下文云范無形嘗無味以要名理之所會范者味之正也范者形也正如覆然其正之正蓋形受養於味者也味者氣之父母也氣不足補之以精或作精不足補之以味精微者天地之始或作治所治也言形言味而又言此者蓋將要名理之所會又當致此三者也不或無不字見形鑾而天下歸美焉鑾肉也名尸神明者大道是或作正也夫錯行合意扶義本仁或作牧積順之所成先聖之所生也行其道者有其名爲其事者有其功此言仁義之治故行其道者有其名者有其事

爲其事者有其功若夫聖人無名神人無功乘於道德而遊乎萬物之上則豈局於仁義之域哉故下文云

故天地成於元或作無氣萬物乘於天地元氣太虛也太虛含天地天地含萬物故其言如此神聖乘或作秉於道德南華所謂無眥無譽一龍一蛇者也以窕

其理或云萬物乘於聖秉於道德以救其聖神以窕天地萬物之理若上聖皇天者先

聖之所倚威立有命也堯舜三代誥命未嘗不稱天者蓋以倚威立命而已若夫致治之自則豈可以取賴於天哉是在我者也此紂之矯誣上帝而無益於亂故下文云故致治之自

在已者也招高者高招庳者庳此言治之汙隆顧我所以招之如何未有囿於管晏之卑而可以招堯舜之高者也故成形而不變者度也未離已而在

彼者狎漚也如狎漚者心動於內則漚鳥舞而不下此未離已而在彼者也陳體立節

萬世不易天地之位也分物紀或作他名文聖明別神聖

之齊也齊如齊量之齊法天居地去方錯圓或作督○方以智則滯圓而神則通神聖之鑒也象說名物擬之者象也議之者說也成功遂事隱彰不相離神聖之教不即不離而至妙之所會者更麤至高之所適者反下隱顯豈相離哉神聖之教也天一位地一位聖人參於兩間以齊齊之而以彼鑒此以此教彼則天下之理得矣然後萬物各遂其生故下文云故流分而神生流分謂水也天一生水其於物為精精聚而後神從之動登而明生動登謂人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為神神會而後識從之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紀或作地名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也天域於上地域於下無規圓者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或作聖端者神之法也神聖之人后或作命先

天地而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終道包之故能知度之（其道圜乎天地之外故知能知之義能度之）尊重焉故能改動（或無動字）之（移寒暑）敏數（或作明）焉故能制斷之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精神之外皆其緒餘土苴者也）內聖者（或作聖內）精神之原也（外王者皆其緒餘土苴則內聖者精神之原也）莫貴焉故靡不仰制焉制者所以衛精精擢神致氣也（精欲嗇神欲養氣欲專故其辭如此擢者秀拔之辭）幽則不洩簡（或作開）則不煩不煩則精明達（明太用則昏精太用則竭）故能役賢能使神明（無為也故能用天下而有餘）百化隨而變終始從而豫（豫豫暇也）神明者積精微全粹之所成也聖道神方（或作万）要之極也（要其會歸至於此而極矣）帝制神化治之

期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師或無師字爲君而學爲臣教者爲君學者爲臣上賢爲天子次賢爲三公高爲諸侯高者爲諸侯易姓而王不以祖或作禮籍爲君者欲同一善之安也竟授舜授禹用此道也彼天地動作於胸中然後事成於外萬物出入焉然或作然同生物無害聖人心外無法而氣合於神神合於天地之大萬物之多動作出入反在於胷中則事豈有不利哉闔闔四時引移陰陽怨沒澄物疑天下以爲自然百姓謂我自然是也此神聖之所以絕衆也子貢曰仲尼天也不可階而升也聖原神文有驗而不可見者也有情有性無爲無形故過人可見絕人未遠也南華曰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矣神明所以類合者也故神明錮結其絃絃者取譬於冠而錮結云者以

明無危墮之患也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或作用不窮一。所謂仲足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至於山川鳥獸草木裕如也影則隨形響則應聲故形聲者天地之師也隨而應之故曰師也四時之功陰陽不能獨為也聖王者不失本末故神明終始焉輔相導陰陽終始四時之功氣不常之故孰不詔請或作諸八風三光之變經或作纏或作卻理焉都之為言總也讀如都鄙之都此言人保聖人故陰陽失和詔而請之使總理焉雖然大亂之本實始於此此庚桑楚所以不釋於老聃之言故下文云故神靈威明上變光老聃所謂上悖日月之明疾徐緩急中動氣老聃所謂中墮四時之施煞傷毀禍下在地或作徵下在地。老聃所謂下爍山川之精故天地陰陽之受命取象於神明之效既已見矣其效如上所謂亦已見矣雖然豈遂可以無聖人之治哉故下

文云天者氣之所總出也所謂虹霓也霜露也風雨也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地者理之必然或作理無可無不可者天道也地道則取必焉故聖人者出之於天其道常然之必也出於天收之於地不肯出於地也在天地若陰陽或無陽字義杜燥若陽者以法法杜燥濕以法義與時遷焉或無焉字○若陰者以法濕度萬云神濕則天不生水形燥則地不生火二者聖人或無人字存則治亡則亂者天失其文地失其理也以是或作文知先靈先靈先王之靈王百神者上德執大道凡此者物之長也及或作乃至乎祖籍之世代繼之君身雖不賢然南面稱寡猶不果亡者其能受教乎有道之士者也不然而能守宗廟存國家者未之有也

世兵第十二

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或作效）也（易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有方矣然後形名著焉）五帝在前三王在後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黃帝百戰（百戰之數未盡聞也蓋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七十二此其大畧也）蚩尤七十二（或云無二字）堯伐有唐（傳曰堯佐帝摯受封於唐二十而登帝位今此云堯伐有唐未詳聞也或作代）禹服（或作伐）有苗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陰陽不亂其氣生死不僥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徙其法（善用法者其道如此）得失不兩張成敗不兩立所謂賢不肖者古今一也君子不惰真人不怠（怠然後解解然後惰故君子言惰真

人言怠禮云三日不怠三月不解無見久貧賤則據簡之伊尹酒保保傭保也太公屠牛傳曰太公少貧賣漿值天涼或作賣肉值天熱而肉敗管子作葦草百里奚官奴百里奚虞人也虞亡晉主辱之以媵穆姬而飯牛於秦豈此所謂官奴者乎海內荒亂立為世師莫不天地善謀日月不息廼成四時精習象神南華曰鍊成見者驚猶鬼神豈謂是乎孰謂能之言非不學而能也素成其用先知其故所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湯能以七十里放桀武王以百里伐紂知一不煩知一則簡千方萬曲所雜齊同會之有元故不能異也勝道不一制勝之道夫一豈一端而已知者計全戰必勝攻必取明將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欲踰至德之美者其慮不與俗同徇俗則病傭欲踰至德之美難矣欲驗九天之

高者行不徑或作經請安可以問塗而至也九天具見鴻烈真經蓋若南方曰朱天此方曰玄天中央曰鈞天之類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後其君寒心孤立懸命將軍野戰則國弊民罷城守則食人灼骸或作火體○易子而食析骸而炊計失其國削主困爲天下笑持國計者可以無詳乎固有過計有嘗或作試嘗試失之踈過計失之細事貴取中而已明此所當嘗也是以曹沫爲魯將與齊三戰而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刎頸而死則不免爲敗軍擒將曹子以爲敗軍擒將非勇也國削名滅非智也身死君危非忠也夫死人之事者不能續人之壽故退與魯君計桓公合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墠位之上顏色不變辭氣

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旦而反天下震動四鄰驚駭名傳後世扶杖於小愧者大功不成故曹子去忿悁之心立終身之功棄細忿之愧立累世之名故曹子爲知時魯君爲知人劇辛爲燕將與趙戰軍敗劇辛自剄燕以失五城自賊以爲禍門身死以危其君名實俱滅是謂失此不還人之計也言其計畫無後之爾非過材之剌也此言賢者誠重其死雖然曹沫之事適遭管仲不欲愈一小快而以齊信於諸侯故能成其名也若夫李陵之降欲以報漢而卒族妻母隴西之士用爲恥馬則沫之刼致豈可以爲常哉刼又霸者之事也至於王德之人誠信素明則將無與魯地而誅沫何足貴乎夫得道者務無大失凡人者務有小善小善積則多惡欲多惡則不[redacted]不[redacted]則多難或云多惡則多難無則不下五

字多難則濁濁則無知多欲則不博不博則多憂多憂則濁濁則無知欲惡者知之所昏也夫強不能者僇（僇辱）是劇辛能絕而燕王不知人也昔善戰者舉兵相從陳以五行戰以五音指天之極與神同方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明者爲法微道是行齊過進退（齊不過也）參之天地出實觸虛（吳奔東南亞夫使備西北蓋知此矣）禽將破軍發如鏃（或作鏃）矢動如雷霆暴疾擣虛殷若壞牆（殷壞聲也）執急節短（孫子兵法曰其執險其節短）用不縵縵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趨吾所時援（或作授）吾所勝故士不折北兵不困窮得此道者驅用市人乘流以逝（或作遊）與道翱翔翱翔授取錮據（或作豫）堅守呼吸

鎮一作推或作損移鎮不移也與時更爲一先一後音律相奏或作奉一右一左道無不可受數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人彼時之至安可復還或作復還至○復反復也還回還也安可控搏控引也搏持也復還言不可禦控搏言不可止天地不倚錯以待能度數相使陰陽相攻死生相攝氣威相滅虛實相因得失浮或作得浮失相浮縣縣言無定也兵以勢勝兵法曰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時不常使蚤晚紬贏反相殖生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有命有命一作言息一作止息必中三五合散消息孰識其時至人遺物遺物或作不遺獨或作動與道俱縱驅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儼然至湛孰

知其尤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纆此言禍福相爲表裏糾如索綢纆索也三合曰糾渾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紀芒無貌或爲根唯聖人而後決其意或作能決其意斡流遷徙固無休息小休曰息終則有始孰知其極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太睞故也籠中之鳥空窺不出太密故也衆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慶者在堂弔者在門失反爲得成反爲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勾踐霸世遴人大觀乃見其可可或作苛楕枋一術奚足以游楕讀如隋隋銓之隋枋讀如方銓之方夫天下之事百出要以百變應之而今隋方一術則豈足遊於變通之會哉往古來今事孰無郵郵置郵也行者過之而舜有不孝堯有

不慈文王桎桔管仲拘囚块軋淼垠淼垠或作葉云孰燔得之此言大鈞揣物块軋無垠皆在爐燔之內孰燔得之至得無私泛乎若不繫之舟任之而已能者以濟不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聖人捐物從理與舍衆人域域域域淺狹之貌迫於嗜欲小知立趨好惡自懽奪者死權自貴矜容一本自矜容下云徇名終身謀以身逐物曰徇至博素無列士以下兩句詩曰垂帶悸兮是也列士徇名貪夫徇財不給給或作結○統之無要則雖博乃更不給何則至道常約故也知時何羞不愧不作知時不羞羞或作繫俗賢爭於時知也者爭之器也名也者相軋也細故絜一本絜作挈劑劑猶芥也絜作劑芥刺鯁也奚足以疑事成欲得又奚足奪此言如意與不如意與彼之無足欣戚千言萬說卒賞謂何此言理盡於上而繁言雖累千萬猶當賞

此勾踐不官勾踐嘗臣於吳二國不定文王不幽幽羑里武王不正或作武王不執正管仲不羞辱名不與大賢功不三王鉦而備矣

備知第十三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萬物安之人情安取伯夷叔齊能無盜而不能使人不意已橫逆豈可必哉申徒狄殷之末世枯槁者也以為世溷濁不可居故負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德之盛山無徑迹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男曰赤子女曰嬰兒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鳥

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群居可從而係也鳥鵲性猜驚決故此主言之至世之衰父子相圖兄弟相疑夫父子天性也兄弟天倫也恩信素足非自外至故踈市人之足則辭以脫悞兄則以嫗大親而已矣今德下衰而至於父子相猶兄弟相猶者豈其性固異於古也哉蓋治之之過也何者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爲此言不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故其獘至此郭象曰夫體天地宜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爲而表裏俱濟斯相爲於無相爲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內外愈困矣蓋知此也故爲者敗之治者亂之敗則備備黨也亂則阿阿則理廢備則義不立堯傳舜以天下故好義者以爲堯智其好利者以爲堯愚湯武放弒利其子好義者以爲無道此言何謂也若子所學則唯好義者以爲有道

而好利之人以爲賢爲或無爲字彼世不傳賢故有放君君好備阿故有弒主夫放弒之所加亡國之所在吾未見便樂或作見其便樂而安處之者也夫處危以忘安循哀以損樂是故國有無服之喪無軍之兵可以先見也是故箕子逃逃逃禍也非謂逃而去之孔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而博裘牧宋世家曰南宮萬殺湣公于蒙澤大夫裘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死即其事也商容拘而蹇叔哭蹇叔秦臣也穆公襲鄭蹇叔哭之昔之登高者下人代之悋或作殖悋怖也手足爲之汗出怖故爲之汗濡而上人或無人字乃始搏折枝而趨操木言傍觀者爲之驚懼而登高之人雖危莫知焉乃始搏而折枝趨而操木止之者僇止之使勿爾者覆受僇焉凡此以況處危忘安而諫者蒙辱之義是故天下寒心而人主孤

立今世之處側者皆亂臣也其智足以使主不達其言足以滑政其朋黨足以相窮於利害昔湯用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百里奚也）楚用申麃（申包胥也）齊用管子此數大夫之所以高世者皆亡國之忠臣所以死也（此言古之人其才一也或以高世亦或以死者所遇之君異也）由是觀之非其智能難與也乃其時命者不可及也（此言伊呂申管之才人非莫及也而箕裘之徒卒以殺辱者無其時命故也）唯無如是（無其時命）時有所至而求（或作表又或作表○有君無臣故雖時有所至而下辭焉）命有所至而闉（或作闕○闉猶辭也）時有所至而辭（有臣無君故雖時有所至而下辭焉）命有所至而闉（或作闕○闉猶求也）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者守命（守命猶委

命也今世非無舜之行也不知堯之故也非無湯武之事也不知伊尹太公之故也費仲惡來得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干子胥好忠諫而不知其主之煞之也費仲惡來者可謂知心矣而不知事比干子胥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心聖人者必兩備而後能究一世

兵政第十四

龐子問鶡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賞以勸戰罰以必衆或作恐衆五者已圖然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故何也得其戰矣未得其所以戰也故九夷用之而不必勝語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此之謂也故曰夫子馳亦馳夫子趨亦趨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其後其近是乎鶡冠子曰物有生

生猶化也故金木水火未用而相制此言前期而勝也子獨不見夫閉關乎立而倚之則婦人揭之或作易揭之上仆而措之則不擇性而能舉其中句若操其端則雖選士不能絕地關尚一身而輕重異之者埶使之然也夫以關言之則物有而埶在矣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不達物生者也此言不達事變物化故輒敗北素問曰物生之謂化物極之謂變若達物生者五尚一也耳龐子曰以五爲一柰何鶡冠子曰天不能以早爲晚地不能以高爲下人不能以男爲女賞不能勸不勝任金帛在前不或無不字可斧鉞在後不能使啞者鳴龐子曰取功柰何鶡冠子曰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或作

固物之然而窮達存焉之二也在權在埶故生財有過富在埶故用兵有過勝財之生也力之於地順之於天兵之勝也順之於人其弗知者以逆爲順以患爲利以逆爲順故其財貪以患爲利故其兵禽昔之知時者與道證或作登弗知者危神明道之所亡或作斥神明之敗何物可以留其劊留猶止也使劊不申曰留故曰道乎道乎或作道乎與神明相保乎龐子曰何如而相保鶡冠子曰賢生聖賢上生聖聖生道道生法法生神一陰一陽之謂道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神生明神下生明明生神明者正之末也生偏闇公生明誠信生神故曰正之末也末或作未字受之本是故相保

學問第十五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學問服師也（服事也）亦有終始乎抑其拾（或作捨下同）誦記辭闉棺而止乎鶡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闉棺而止以何定乎（此言非獨白紛如也雖至闉棺而止尚不足以定之也故所貴乎問學者豈誦說之云乎在於得書之體得言之解）龐子曰何謂九道鶡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鶡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爲素也（素如獻素之素道德操行之本故曰素也）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周官保章氏云以星土以雲物以十有二歲以十有二風占天

地之災祥法令者主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此言學問之序道德已明而陰陽次之陰陽已明而法令次之三者備矣然後可以言治矣天官冢宰是也百官取撰故曰表儀造始而已故曰祥兆此以靜唱彼以動和故曰下之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明烹萬懷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伎藝著如勝同任或作住所以出無獨異也周官六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六藝則同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人情者大小愚知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假乘馬或作馬世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或作取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形著見也后能見變而命之物至能名或曰奇見異聞爲變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蓋此類也因其所爲而定之若心無形靈或作虛辭或有傳字

雖搏捆捆猶叩掇也不知所之彼心爲主或作至則內將使外內無巧驗精不足以揆道粗不足以驗物近則不及遠則不至龐子曰或有曾聞字禮樂仁義忠信願聞其合之於數鶡冠子曰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樂者無留或作蓄者也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忠者久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嚮者也聖人以此六者或無者字卦世得失逆順之經卦猶卜也夫離道非數不可以緒端不要元法不可以創心體創猶剏也南華曰墮其肢體黜其聰明又曰夫道覆載天地君子不可以不剏心焉表術或無表字裏原術如術業之術原如原道之原雖淺不窮中虛外博雖博必虛龐子再拜曰有問戒哉雖毋如是其或無其字材

乃健弗學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鶡冠子曰不提生於弗器（提之故器）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知善善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猶然不能保壽義則自況（此言細人且爾也況於已乎其義當以自況）

世賢第十六

卓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爲其國乎（卓當爲悼此趙悼襄王也蓋趙孝成王卒子偃立是爲悼襄王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擒其將劇辛）龐煖曰王獨不聞俞跗之爲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爲隨

兵故君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語曰老醫少卜蓋老醫更病多矣堯故使之楚王聞傳暮誠在身誠蓋病也必待俞跗俞跗蓋非楚人此亦寓言傳曰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體洒鑱石撟引案机毒熨而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浣腸胃練精易形此雖已成所以必治而鬼神避之也卓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鷹醫郢郢荊所都原季醫晉國語曰晉文公使原季爲卿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扁鵲勃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魏文侯

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此神醫也爲之於未有周官曰疾醫曰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夫昧於在神而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更以參兩驗之亦已龐矣然周官言此而已者蓋中材之法也岐跰豈世有哉故名不出於家名在門內而已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此明醫也治之於未亂所謂造形而悟者也故名不出於閭閭其里知之矣若扁鵲者鑱血脉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其所能愈龐其所聞愈遠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管仲臣救桓公常在其細故能以其君霸蓋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方是之時諸侯莫或知焉或云不病○至於此其治毫毛者也凡此者不病病而治之不亦晚

乎疾甚或云治病無名或作便之無形夫病之形名著矣然後使使醫此桓侯之所以死也至功之成其或作六無所欣賴故其眛者謂之自然推之於治此擊壤之民所以不知堯舜之力也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劊伸股維維牽攣也卑褰王曰善寡人雖不能無劊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庶幾管仲者出焉

天權第十七

挈天地而能或無能字遊者南華所謂旁日月挾宇宙者類此謂之還或作環又或作繯名常住真際而不逐其名而不還於名之人區區外慕逐物喪已常爲造化負之而走豈能離朱方挈天地而遊哉明照光照不能照已之明是也畫拭眥百步之外明燭鬚眉而不能迫視其睫則逐物不反靈於人者雖明照如月光照如日而不能照已之明何足

怪哉獨化終始隨能序致致或作故或獨立宇宙無封謂之皇天地無封畛域也華曰四海之外無極無盡猶齊州也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西復猶營也問人民猶是也浮懸天地之明日月熠若浮懸委命相萬謂之時且然無間謂之命四時之運委之而已然而木數金歛火炎水列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用不能相通通而萬謂之道道固有天地下有建載重九明五字合膊膊一作搏或為宇宙二字同根命曰宇宙闢天之謂闢宇之謂宙二者相須而立故曰合膊同根知宇故無不容也有實而無處者有乎長而無本剽者有乎長而無本剽者宇也知宇故無不容知宙故無不足也有乎長而無本剽者宙也知宙故無不足知德德或作隱故無不安也知德故所遇於地知者不擇而安之知道故無不聽也知道故所受於天者不辭而聽之知物故無不然也因其所然而然之萬物莫不然也知一而

不知道故未能裏也不能視已之明故曰未能裏也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必惑蓋昔之亡羊者曰岐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是以反也都子曰大道以多岐喪羊學者以多方喪生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象者意之筌蹄而不知求之言意之表豈足以得其所不知求之筌蹄夫索粹哉輪人曰公之所讀是古人之糟粕已尋繹鶡冠子之意蓋將發蒙解惑使人致一而求道於言意之表故有此言而下文云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焉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開詘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危機雖未兆見而理已有焉故曰有無軍之兵有無服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以故是以知之夫蚊虻墜乎千仞之谿注谷容或作谿曰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容○成

其翱翔之容高飛曰翱翱布翼不動曰翔牛馬墜馬碎碎或作鉢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此言貴高之蹶其患大矣老子曰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當或爲富道而當一作道眞富。言而然然後道而當當道猶行也故一蚋蝨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所謂蔽者豈必障於帷幬隱於帷薄哉細曰幬帳也薄簾曰薄周平弗見之謂蔽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之市攫人之金以爲取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蓋嗜欲之亂人心如此豈必西周有物障之也哉故病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聞蒙或無蒙字故知能與其所聞見俱盡句高或作高故眞務行事與其任力俱終句塞故四發上高或作高上統或作上統而不續而消亡夫道者必有應而後至

後至一作後合至觀之於易見矣事者必有德而後成夫德知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成無爲成之於無爲得無來得之於無來夫德至矣故妙洞心解而君不能得之詳臣子不能獻之父則得之在我而已其來豈有自哉詳或作胖察其道何由然哉迷往以觀今是以知其未能彼立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夫望而無表割無法其惑之屬耶所謂惑者非無日月之明四時之序星辰之行也因乎反茲而作慈西一之惑也所謂惑者反之而已豈必無也哉列子云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蓋類是也惑故疾視愈亂悖而易方疾視即上所謂病視四方故書曰譬彼病目見空中華蓋空本無華由妄見故悖猶篤也易方南華所謂天地四方易位是也蓋疾視至於天地四方易位則其病之篤者也非獨目視

昏華而已兵有符而道有驗蓋弗迷者然後見之備必豫具慮必參定否則惑矣下因地利制以五行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營軍陳士不失其宜五度既正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是也無事不舉招搖在上招搖斗之柄端主指者繕者作下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即此是也繕猶繼也蓋兵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故善戰者常繕其怒使再不至於三不至於竭此黃帝之所以百戰而兵不敗也取法於天四時求或作生象四時求象猶言求時也春用蒼龍夏用赤鳥秋用白虎冬用玄武天地已得何物不可宰理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知天故能一舉而四致並起而獨秏或作成鳥乘隨隨鉤蚩畨輒狀或作輒未詳故昔善計者非以求利一作求勝將以

明數（一作明勝）昔善戰者非以求勝將以明勝獨不見夫隱者乎（或有及字）設使知之其知之者屈已知之矣若其弗知者雖師而說尚不曉也（隱者韜潛故其難知如此此善戰者所以必至於明勝也）悲乎夫蔽象萬塞之人未敗而崩未死而禽設兵取國武之美也不動取國文之華（或爲歸）也士益武人不益文（二句其實一也變文是以不同）一者（或作甚）寡愛（武事刻慘失之少恩）不可勝論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爲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爲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爲神明（凡此以明師匠能與人規矩而不能與人巧也故下文云）故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往（迷者不反呼之使勿往也）發蒙（南華曰微夫子之發吾覆吾無以見天地之大全）釋約解剌（約如繩約之約剌如針剌

之刺達昏開明而且知焉故能說適計險說適如止息也也歷越踰俗軼倫越等知略之見遺跋衆人或作久求或作未絕絕遠難之在前者能當之難之在後者能章之章如彰往察來之章要領天下而無跋跋之爲言失也則或作明遠乎敵國之制不爲敵人所制戰勝攻取之道應物而不窮以一宰萬而不總提要而已如每事而總之馬得力而給諸傳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窕賢或作則或作能名之所在朝廷耀名之所在也耀或作翟之變極蕭楯之元元或作無○蕭蕭斧也干謂之楯蕭以戮人楯以衛已知此則知兵矣戒之字從戈從甲蓋兵之道如此而已謂之無方之傳窕變極無則適乎變通之會矣南華曰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著乎無封之宇或作博制事內不能窕其

形者或無者字用兵外不能充其功不得於內斯不可成於外矣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天時地利人和兵極人極地或作盡兵之事則得矣人有成人和故有成地極天天時地極乃天有勝天時故有勝地有維地利故有維故善用兵者慎子之所慎者戰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三者明白何設不可圖所謂天者非以無驗有勝天事窈冥無所用質然而不可勝也非以日勢之長而萬物之所受服者邪日勢五行休王孤虛之屬或作士物而不物者其原陰陽也四時生長收藏而不失序者南華曰春夏先秋冬後神明之序也其權音也觸於角章於商之屬音在乎不可傳者其功以非糟粕故不可傳也故所肆學兵必先天權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

宮角右抉商刕句徵君爲隨徵其後在或作轉以轡或作轉無素之衆轡循群也韓信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人自爲戰寧尚得而用之乎蓋知此矣陸或作陛溺溺人陸溺陸沉也蓋以奇用兵陰謀赤地能興風波故能往來實決不水能致風波則彼雖如川之流可使之竭也荀子曰厭其源開其竇江湖可竭偏任金德隆於殺伐不以四行而不連連而輔之故其弊如下所云絕道之紀或作絕或作達物之情天之不綱或作細其亂天之文干音之謂違各失三軍無實夫不英各燥或作慘凶燥凶旱也四時之和不成故其各凶旱老子曰必有凶年蓋言是也欲無亂逆謹司天英天英或無下天英二字而實孰有其物言無是也凡物之生英而不實者有矣未有不英而實者也常聖博古今復一日者天地之所待而闘耳或作耳目也此言其聖三

萬歲而成純則天地與我爲一矣五行不能宰五音不能制雖遺陰陽可也苟爲不在此域則豈能廢陰陽之術哉故下文云故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曰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疑若兵法一書之名章以禍福禍福上或有斯字若合符節凡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驚

能天第十八

原聖心之作句情隱微而後或作以起情如清天地之情言聖人盡天下之情然後應物散無方而求或作永道中庸故求監焉軼玄耿而后監焉軼如軼倫之軼言聖人超天下之理然後忘物抗澄幽而思謹焉情隱微而求監軼玄耿而思謹此道之所以大而不蕩小而不迫也故能截六際而不紋截六際而不紋際而不紋六際六合也紋者迫切之辭截言以此爲界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觀乎孰莫或作暮○孰莫言無何也聽乎無罔極乎無係論乎窈冥湛不亂紛故能絕塵埃而立乎大清往無與俱獨往來無與偕獨食於苟簡之田故云希備寡屬寡之鄉故云寡屬孤而不伴遊於寂未嘗淖雪或作保保猶安也所謂說對之至保或作葆不行而至者是傳然獨至和而不倡見於未萌領無首之即次度十五而用事或作度十十五日往者廢方來者興因動靜而結生元作笙○結猶實也生猶華也能天地而舉措能天地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數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而女也長如長民之長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或作邳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其得道以

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埶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安自危自存自亡天道豈容有責而鬼神亦奚與哉一或曰德之賢也未離乎數聖者賢之愛也愛猶慕也道者聖之所吏也吏猶任也至之所得也不離於眞謂之至人故道者聖人之所利至人之所得也以至或作聖或作圖或作國弗能載名弗能舉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立其狀若道之象門戶是也道猶言也賢不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異也道者開物者也能使之由而已非齊物者也不能序之故聖道也道非聖也夫聖人者道之主也故聖道也而道非聖也

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此申聖道也道非聖也之義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正不若陰陽而能爲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爲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爲之崇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高者貴也崇者富也不若神明照而能爲之主或作王不若鬼神潛而能著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燒其勁不若方圓治或作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苓或作苓或作鬱堙或作甄鬱苓如零落之零堙塞也翳木降風橐籥落之

釋降下也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苓葉遇霜朝露遭日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埶而弗索於察埶者其專而在已者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芬芬份份離亂之貌埶不從一出皆出於一至一易至一而易故定審於人觀變於物口者所以抒心誠意也或不能俞受或作愛宪曉俞之言然受聽受也揚其所謂或過其實故行異者相非道異者相戾詖辭者華或作庳物者也詖辭蓋若告子之類告子外義聖人無之故曰華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搖辭者因物者也搖辭蓋若墨子之類墨子無愛聖人有之故曰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詐猶邪也聖人知其所餘又從而爲

之辭遁辭者請物者也夷之曰命之矣聖人知其所極極猶窮也正辭者惠物者也不詖不淫不邪不遁謂之正辭聖人知其所立立者能效或作如其所可知也莫能道其所不及微妙之會意不能到況於言乎明諭或爲論外內後能定人表裏俱通而後可以印證一在而不可見道在而不可專切譬于淵其深不測淩淩乎泳澹波而不竭涵泳溢流莫之能竭彼雖至人能以練其精神修其耳目整餘其身或作餘其身體若或作與合符節小大曲制無所遺失遠近邪或作干直無所不及是以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故聖者言之凡也一本凡也下云而察人聖者之功也此所以虛傳章文顯能未立上下異奏賢不如尊卑之術也合百家爲聖人故曰言之凡也凡

武靈王第十九

武靈王問龐煖（或作煖）曰（武靈趙武靈也龐煖蓋煖之兄）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辭龐煖曰工者貴無與爭（工猶善也）故大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用計謀者熒惑敵國之主使變更搖（或爲謡）俗（使爲搖俗所移）啗暴驕恣而無聖人之數愛人而與無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釋罪怒則妄殺法民（或作居）而自慎（或作填○刑民而自以爲慎）少人而自至（狹人而自以爲至）繁無用嗜（或作著）龜占專任卜筮而已

高義下（或作不）合意內之人所

謂因人事者結弊帛用貨財閉近人之復其口（以賂買其近臣使順其口）使其所謂是者盡非也所謂非者盡是也離（或作雖）君之際用忠臣之路（離之言間）所謂戰克者其國已素破兵從而攻之因句踐用此（或作因陽用此無句踐二字）而吳國亡楚用此而陳蔡舉（靈王八年使棄疾滅陳十年使棄疾定蔡因爲陳蔡）三家用此而智氏亡（或作殘○三家晉韓魏也）韓用此而東分（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東分其謂是乎）今世之言兵也皆強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萬乘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此所謂不戰或作能一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陰經黃帝之書也）夜行之

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勝未決也以爲功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或作得思）忻然獨喜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或作祀祺）之色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枋柄也）出進合鬬而希勝是襄主之所破亡也武靈慨然嘆曰存亡在身微乎哉福之所生寡人聞此日月有以自觀昔克德者不詭命得要者其言不衆

鶡冠子 終

子彙第七冊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慎子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楊靜盦）

E五三八三上

宏